

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補注第一

四時也左傳杜預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
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楊
十助疏曰春先於夏秋先於冬故舉春秋二字以包之
春秋立名仲尼以往然矣今案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而國語晉司馬侯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
申叔時論傳大子之法云我之春秋孔穎達以爲乘檮
杌者晉楚私立別號春秋是其大名汲冢瑣語有晉春
秋則孔說是也又案墨子稱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
春秋齊之春秋又稱吾見百國春秋汲冢瑣語又有夏
殷春秋知天子諸侯之史書皆名春秋也隱公惠公長
庶子周公八世孫史記名息世本名息姑母聲子以平
王四十九年卽位仲尼所脩謂之經穀梁所說謂之傳
作傳時經與傳分經傳各十一卷漢以後合傳於經此
隱公經傳總爲第一今以補注文繁增其卷數各別著
之

穀梁

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曰穀梁子魯人楊疏曰爲

論應

經作傳荀卿但穀梁子之名諸書不同桓譚新

篇云穀梁真阮孝緒七錄云名假字元始顏師古藝文

志注云名喜未
知誰得其實也

隋書注

范氏集解

范氏名甯案晉書甯字武子順陽縣人爲豫
章太守集解者范作注所題之名因其父汪

之說博采諸家并下己意又取其長子秦

鍾文烝詳補

皆題弟邵以別於集解其經下論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杜預曰凡人

月也補曰孔熈森曰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

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竟內孔氏不純臣之說

本五經異義公羊說及白虎通其云各得紀元又左傳

義也孔穎達引爾雅曰元始也正長也文烝案左傳曰

王周正月謂建子月也月所以有建者相承謂斗杓所

指揲逸周書周月云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也但恒

星右旋有歲差虞夏與周已差一次至今差二次故祖

沖之云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非謂斗指而戴震因
據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說之顧觀光又考而明之謂周
髀者繪圖之法也其圖皆借象非實數也以黃赤二極
聯爲一綫於此綫上距北極五度指一星以爲識命曰
北極璿機一晝夜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恆以冬至夜半

加子春分夜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
二月建之名因之而起也范注用杜預者最多此以杜
預曰著於下其質雖無事必舉正月兩設也疏曰此言
上二句亦杜語無卽位之事非是通一時事文烝案
無事直據正月無卽位之諱鄭君注曰舉猶言也又史記載
雜記曰過而舉君之諱鄭君注曰舉猶言也又史記載
書湯誓稱亂爲舉亂士相見聘禮檀弓注並曰稱謹始
舉也則舉亦訓稱矣說文再字爾雅偁字皆訓舉謹始
也謹君卽位之始補曰於文無卽位之事而當時實有
年傳云所以正隱是申足此義也莊閔僖之元年皆空
書正月皆以明其質卽位定之元年不空書正月則知
其實未卽位矣不釋春者月繫於時史之常文也夏正
建寅殷建丑周建子孔穎達謂月改則春移是也不釋
王者亦史之常文謂此建子之月乃周王之正月無他
義也唯桓元年之書王有謹始之義與諸公不同故彼
傳明之也公羊家及諸讜緯有五始之說謂元也春也
王也正月也公卽位也此皆俗師增益誇飾經義不可
授以說傳也凡傳言謹者皆謂詳其文以慎其事凡傳
專釋經之取義如言謹則明君子脩經取義於謹也春
春秋以道義言其義則果竊取之正是此意故竅梁子言

釋經專明義理十一卷皆同鄉君謂穀梁善於經突助

謂穀梁意深陸渚孫覺胡安國等謂穀梁最精密葉夢

得謂穀梁所得多而李光地善承朱子之言何以不言

學其論春秋家曰穀梁尤好皆不易之言何以不言

即位閔僖四公皆實即位孔子脩經乃有不書頌容亦

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也凡傳成公志也成隱

多設疑問辭自易文言傳已有意此體成者桓桓而讓事

之志補曰注豫探下為說志意也言成者桓桓而讓事

不成特成之也杜預謂諸公不行即位之禮劉敞極辯

之戴震曰凡以不書即位為不朝廟與民更始夫正君

氏以為雖不可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夫正君

臣之位不可不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始云爾位者命

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始云爾位者命

其終新君不可不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始云爾位者命

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繼故者視朝然後即位初及其

得無深痛不忍之情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

百官非義也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為氏有死者是

欲掩隱之見桓而不可方詐為自掩之計以治斯獄使

於先君桓何所快於行即位之禮而顯示國人與聞

乎哉哉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即位之禮魯史記

皆書即位也。君子脩春秋於隱，不書者終隱之身自以爲不愆先君之志，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見其情。隱於繼正，故書春。位以表微於莊，閔倍不書者，繼故即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見其情。隱於繼正，故書春。文莊閔信爲繼故之正例，桓宣亦是繼故而書即位，以變莊閔信之不書即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先君，是又繼故之變文也。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嘗立桓爲大子，然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也。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稱公，不稱楚，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此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爲大子，異於君臣之體者也。魯之禍，惠公啟之也。明乎嗣立，即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閒，其盡矣乎。焉。

成之

安也。補曰：焉。

言君之不取爲公也

言隱意不取爲魯君也。公君也。上言君下

言公互辭，補曰：明隱雖行即位之禮，而意不取爲魯君之

公如未嘗即位也。君公雖是互辭，而公字是經書即位

出於下，必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得有不取爲公之義。何

將以讓桓也

補曰：將俟桓長讓桓正乎。曰：不正。功補曰：桓

不正者言君子之取義以爲不正也問春秋以讓桓爲
正乎答言不以爲正也下言善則其不正焉何也加
焉字意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
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是卽春秋不正隱讓之微文也
正之訓是也定也直也中也善也古讓皆平聲如正月
隱讓所以爲不正者下所云成父之惡廢兄弟之倫忘
君父之命以爲行小惠其義多端而兄春秋成人之美不
弟之倫爲主故注專以長幼言之春秋成人之美下云春秋貴
成人之惡補曰疏曰此云春秋成人之美下云春秋貴
以明之下旣以隱爲善又惡其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
不正恐人不信故亦言春秋也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
以惡桓也欲惡桓故善隱春秋懲惡而勸善也其惡
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補曰陸德明音義
後四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補曰桓惡而隱善故善隱
年下言善者朱子所善則其不正焉何也下言善無
謂善者美之實也私惠信道而不信邪補曰鄭君士相見禮
義而不貴惠私惠信道而不信邪補曰鄭君士相見禮

注曰古文伸作信儒行注曰信讀如屈伸
之伸假借字也章昭國語注曰信古申字

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補曰與子通惠公以

再娶仲子之故魯欲立桓為世子公羊稱諸侯不再娶

明再娶亦妾也呂大圭曰仲子不得為夫人則桓不得

為適子故曰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制

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是正以正道制

邪心補曰既終也毛詩傳曰既者終其事鄉飲酒禮注

既卒也爾雅卒既也義皆同惠公終不敢以與隱案左傳

人故終不立桓為世子以隱是長庶故以與隱案左傳

隱母聲子為繼室有謚桓母仲子雖再娶無謚是知桓

母但有手文之祥曰為魯夫人惠終不以為夫人明矣

公羊不知惠欲與桓後終與隱乃謂桓以母貴當立諸

大夫以隱長權立隱隱為桓立故欲反之桓開卷之初

便失事實左傳言隱立而奉桓言攝亦不明言惠之終

立隱而隱不宜為攝蓋由魯子孫皆桓已探先君之邪

之尤史書不盡其辭而左氏因之賦

志而遂以與桓補曰己已隱也爾雅則是成父之惡也

補曰成兄弟天倫也兄先弟後天之倫次補曰兄弟兼

即揚也適兄弟庶兄弟言之公羊彌諸侯

壹聘九女謂夫人入妾也夫人之長子爲太子太子死則立其母弟是立適依兄弟之倫也八妾所生子通以年長幼爲兄弟無太子適子則立庶子最長者一人是立庶亦依兄弟之倫也惠公元妃孟子早卒無太子適子隱以長庶爲兄宜立桓爲弟不宜立周制天子諸侯立子之法穀梁與左氏說同以後四年傳文十八年傳與此傳合觀之略可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隱爲見又論之於彼二處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隱爲親受命於惠公爲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補曰左傳桓稱大子據始也此言爲子受之父據終也齊陽生正茶不正春秋不以陽生君茶猶己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以茶受命同之正君況隱乎己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父補曰小惠非義也小道非道也邪君曰者曰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也古書皆以千乘目經意曰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也古書皆以千乘目大國千乘者賦也詩魯頌言魯制曰公車千乘毛傳曰大國之賦千乘陳奐疏曰此賦兵之車數也司馬法有二說一說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十六井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一說云六尺爲步步百爲

厥厥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

三十家士一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

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革車

十乘士百人徒二十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革車

家革車百乘上十人徒二十人案前一說甸出一乘因

是而推四甸爲縣出四乘四縣爲都出十六乘後一說

成出一乘終出十乘同出百乘與漢書刑法志同井邑

也千乘亦有二說一說以乘三乘七乘五乘計之千乘有

七千乘亦有二說一說以乘三乘七乘五乘計之千乘有

出軍之千乘以出賦之乘三乘七乘五乘計之千乘有

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明不同也文烝案包咸論語注曰

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休公羊注

亦曰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

萬鄭君箋以三萬爲三軍鄭志荅臨碩以爲二軍鄭志

是也說見襄十一年許慎五經異義曰公車千乘

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

則未也伯夷叔齊及太伯等護國史傳所善今隱讓國

而云小道者伯夷爲世子其父尙存兄弟交讓而歸周

卷之三十一

五

今隱公上奉天王之命而下承其父之託百姓已歸四鄰
所與苟探先君之邪心而陷父於不義開篡弑之原敵
賊臣之路卒使公子翬乘釁而動自害其身故謂之小
道至於太伯則越禮之高以興周室不可以常人之文微
文烝案疏說是也傳以成志之文著而不可以不正之文
詳言以明之昔楚子發克蔡辭賞荀卿子譏之曰反先
王之道亂楚國之法抑卑其後世以爲私廉與傳論隱
讓相似師徒之說可以互證後來惟柳宗元論董安于
能得荷卿之意而傳所論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
備焉實夫子之遺意也葉夢得曰三傳釋經各異穀梁
之言近實惟能察事之實所以能盡經之義家鉉翁曰
此春秋垂世之法穀梁子得之孔門高第述之爲傳干
古一大條貫也又曰穀梁之義無以加矣葉氏家氏所
見甚是讓美則成之惠小則不正之此董仲舒所謂春
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而史記世家云春秋約其
文辭而指博司馬相如又以春秋義理繁茂比之林藪
卽開宗之章可見矣抑愚因以見穀梁文章之工隨
輕重而曲直之所謂甚峻而可以厲其氣者蓋如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

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尚書
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惟私覃子也禮大射經曰

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伯子男皆在也孔穎達曰
五等皆稱公禮之常也汪克寬曰燕禮大射儀聘禮五
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
周之制也說又見僖五年注曲禮曰蒞牲曰盟傳曰盟
國之重也何休曰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
地定事者不加于例范注諸說地名皆本杜預○撰異
日邾公羊作邾邾終春秋皆然婁力俱切邾人語聲後
日邾或曰齊人語禮記檀弓同國語孟子諸書謂之邾
昧从目从午未之未左氏作婁案楚唐蔑亦作唐昧與
鄭禮蔑皆字明說文蔑勞目無精也昧目不明也二字
蓋古通昧以午未之未爲聲莫蓋切別有昧字以本末
之末爲聲莫達切目不正也非此字王引之以廣韻校
正說文玉篇考之詳矣諸稱二家與此異字皆據今本
并陸德明音義陸消纂例其或與今亦合乃各出之
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內謂魯也補曰公羊爾雅皆曰及
我及之也故曰內爲志是魯主而外客也儀字也父猶
用兵言及者亦然何休曰焉爾猶於是也
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配之補曰
注釋傳非也傳讀爲夫毛詩傳曰夫傳相也鄭君郊特
牲注曰夫或爲傳明夫傳古通用士冠禮記章甫鄭以

隱注

一

父

為表明丈夫又云甫或為父古書甫父亦通用傳言父

猶傳猶曰甫猶夫也夫為男子美稱故春秋時人名字

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為男子美稱故春秋時人名字

多加父名或加夫也夫為男子美稱故春秋時人名字

王克字子儀楚關克亦字子儀宋桓魋之臣曰子儀

尤重之故不言邾克而言邾儀父左其不言邾子何也

傳所謂貴之也注附庸三句本杜預其不言邾子何也

據莊十六年邾之注附庸三句本杜預其不言邾子何也

子卒稱邾子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邾自附庸

國補曰左傳曰未王命與此同詩魯頌曰不日其盟渝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不日其盟渝

也爾雅曰渝變也疏曰公盟皆日故知非例不日左氏

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為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

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為相承其餘皆可悉史官記事

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無日者仲

尼略之見褒貶耳文烝案春秋無事猶空書時月蓋本

魯史舊文豈有例當具日月者而史反遺之後儒又以此

當日月而不日者案目為史闕文不知夫子所據策

書如夏五之屬者甚少傳惟於夏五言以遠傳疑不可

悉按此例也舊史有日君子以後之渝盟追去日者凡

春秋之文屬辭比事前後相顧彼此互明斯乃大聖制
在七年不夫盟日無以顯之與定三年盟拔同義皆所
以重盟約之信貴邪魯之好桓十七年盟趙衰二年盟
句釋則大夫盟書日之常文而其義自見傳亦可不復發
依公大夫盟書日之常文而其義自見傳亦可不復發

也昧地名也當爲期涉後文宿邑名而誤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母弟皆月君子改從時例志者蓋來告說見後三年○
撰異曰陸渚春秋纂例曰克公羊作剋案今公羊不作

公羊聖說交聖讀若免鹿窟克者何能也補曰爾何

能也能殺也補曰訓殺公羊同爾雅曰剋勝也又曰勝

力之勉說文祗一有以不言殺母弟皆言殺子見段之

有徒衆也盛唯國君能殺則邦人不能殺矣知段衆力彊

字注非也傳言段有徒衆變言克以見之即左傳得僑
曰克之例所謂如二君故曰克者也凡傳解經言見者

皆謂經文所該使人望而可知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

是所以見之或言著者亦見也周秦之書多以知為見左傳曰

為弟也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呂氏春秋曰文侯不悅

知於顏色經文雖隱皆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

有所見問何以見之也君謂稱鄭伯補曰目見也

其為弟也謂斥見之何休訓如此後皆同也君殺大夫

公子則直稱國而不斥見君故目君則明其為世子母

弟不嫌段是世子者非所嫌也高澍然以為大夫公子

對國言弟世子對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

君言屬辭之審何休曰段猶損也文烝案凡言貶者皆

子貶之也謂有所卑損後儒泛以褒貶作美刺字解非

也疏曰叔胥為賢稱弟則不賢去弟乃是其常而云弗

謂弟貶之也者天王殺其弟佖夫以無罪而稱弟今段

不稱公子又不稱弟故云貶之又且相殺之例與尋常

異故知去弟者貶之也文烝案傳解弗謂弟又稱弗謂

公子者連段失子弟之道矣道故貶賤段而甚鄭伯也

類并言之段失子弟之道矣道故貶賤段而甚鄭伯也

賤段謂不稱公子公弟甚鄭伯謂目君也補曰殺何甚

世子母弟以目君為例者皆是甚其惡此亦從例何甚

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雍曰殺特寵驕

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思志欲殺弟補曰爾雅曰慮謀也思也墨子經曰慮

求也雍注取左傳議失教爲說理固如此非傳意也傳但據殺弟言之處心積慮成於殺者卽上文能殺之謂

與殺佞夫言忍親言甚之正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同譏失教之義自在其中矣

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于鄆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

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地然則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補曰又以謹地見甚也

爲鄭伯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而必誅焉將此蓋臣子之道所犯在己故可以申兄弟之恩補曰左傳

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臧注首二句本公羊

他處文案傳及公羊並以爲鄭伯殺段左傳曰段入于

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又曰不言出奔難

之也杜預謂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杜意克亦是殺而事實是奔劉敞則以爲實見殺左氏誤也今考左傳五月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官咺名仲子

以姓配字明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也妾子為君賵當

稱謚成風是也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平王新有

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諸侯仲子早卒無由追賵

故因惠公之喪而來賵之賵例時書月以謹其晚補曰

天王義在莊三年傳注首二句公羊杜預語公羊又曰

曷為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曰天子士以名氏通中士

大夫四入士略稱人孔廣森曰周禮冢宰之屬宰夫下

人左傳載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于宰旅然則下士稱

宰旅中士上士稱宰士也文烝案孔說得之服虔說左

氏以為宰夫而孔穎達引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

戒令與其幣器財用以為既掌弔事或即充使其說甚

核但服孔依左傳以為咺貶稱名本當稱字則必以下

大夫四人當之不可通於宰士之說非也凡王臣不繫

官繫官者唯宰宰者謂大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宰夫

下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說見僖九年何氏謂上士以

名氏通不知宰夫之上亦稱官也謂中士以官錄不

知中士非屬宰夫者亦稱氏也唯謂下士略稱人當依

用之蓋宰旅亦同矣惠公史記名弗湟孝公稱子也仲

子繫惠公猶成風繫僖公非夫人之辭也直言仲子成

風則夫人之辭也成風遠禮有諡故稱諡仲子無諡故
稱字汪言順皆當稱諡非也仲子姓五句本何休平
王新有六句本鄭君釋廢疾見雜記正義鄭意謂經原
其情故不如女五年之榮叔不言來耳傳例來者接公
之辭言之者緩辭爾雅曰之開也杜預曰歸者不反之
辭何休曰言歸者與使有之辭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
有無當相通文烝案舊史歸母以子氏故以子為氏仲
期之屬皆月君子或略之歸母以子氏故以子為氏仲
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補曰明以惠公氏也左
公母謂兼歸二昭今穀梁獨異者疏曰文九年秦人來
歸僖公成風之謚彼不先書成風明母以子氏直歸成
風謚而已成風既信母此文正與彼同知是惠公母
也鄭釋廢疾亦云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為君則是惠
公之妾天王何以賜之則惠公之母亦為仲子也鄭云
亦為仲子者以左氏公羊言仲子桓母故也然則魯女
得並稱伯姬叔姬宋女何為不得並稱仲子也文烝案
疏申鄭確矣左氏公羊但知桓母為仲子而桓母仲子
不見經者也桓母不知沒於何時即沒於桓時而當時
猶未敢立妾母為夫人史不得書堯卒書葬故桓經無
文也自成風以前妾母無為夫人者故隱母聲子桓母
仲子閔母叔姜卒葬皆不見經也隱於妾祖母則考宮

以尊之彼三母者又無追尊之事焉
歸疑為證公羊於彼亦誤以為兼二禮
則可賄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禮賄人之母
從其可辭也昔孟子受朱薛之餽是賄我惠公之仲子
此能以春秋決事者矣凡言君子者謂脩春秋之君子
也孔門或稱師為君子故論語曰君子蓋伊尹所謂君
子溫而厲也易詩書儀禮屢言君子蓋伊尹所謂君
其轉義也凡傳解經多言辭經之取義皆以辭見故此
曰可辭二年曰專行之辭三年曰內辭外辭此類不可
悉數知其辭則知其義乃讀經之要法實脩經之本旨
也辭之正字作詞依說文當其志補曰志記也凡傳言
作習習者意內而言外也其志補曰志記也凡傳言
以書何休曰諸言不及事也常事不書補曰荀子曰吉
何以書者問主書不及事也鄭范特以傳云不及事意
事禮之大也此不及事也鄭范特以傳云不及事意
范云仲子乃孝公時卒是也鄭范特以傳云不及事意
之耳惠立凡四十六年或卒在惠之世亦未可知矣時
因惠公之喪賄仲子必賄惠公可知此年無葬惠公文

左傳謂十月庚申改葬又以贈惠公爲緩杜預以爲惠
公葬在春秋前明惠公之贈亦不及事傳必以爲一贈
非二贈者贈諸侯自是恆事例所不及事與否非所
論也若然贈諸侯雖不及事不志贈諸侯之妾母雖及
事亦志傳以妾母之義易明不及事之義未著故就一
邊言之也注言常事不書是也但以及事爲常事非也
常事不書本公羊語依傳則當言恆事不志傳言恆公
羊言常傳言志公羊言書以恆爲常者避漢諱也公羊
於田狩祭祀兩言常事不書此史例本爲恆事而經因
之也傳於公出親迎言恆事不志此經改從恆事之例
而傳特言之以包其餘也田狩祭祀之屬爲恆事全不
志者也公出親迎之屬爲恆事雖志而略其文猶不志
也推校全經

贈者何也乘馬曰贈衣衾曰綈貝玉曰舍

錢財曰賻至天子也士不餼四士喪禮下篇公贈元纁

東馬兩是也公羊曰車馬曰贈荀子作輿馬孔廣森引

雜記諸侯相贈以乘黃大輅明亦得有車也衣者兼裳

爲言衾被也士喪禮小斂絞衾祭服散衣凡十九稱大
斂較紵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綈凡三十稱喪大記以
爲大夫五十稱君百稱綈之多少無以言之貝水物古
者以爲貨玉者蓋璧也飯以貝含以玉通言之昔曰含

禮記注一

雜記天子飯九具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所謂飯用米

具傳不言米者米非所歸也周禮天子不飯以玉諸侯

以珠大夫以碧玉以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右

使及在口中含玉又聲伯夢食瓊瑰為含象則大夫含兼

珠玉矣錢者金幣之名以銅為之所以買物通財用

故曰錢財先儒說泉布以為藏日泉行日布泉錢古今

字但據周禮泉府鄭眾注云故書泉或作錢則疑錢為

正字泉為假借字非取水泉義也何休曰賄猶覆也錢

猶遺也賄猶助也案四句通釋經例荀子書略同又云

玩好曰賄又云賄賂所以佐生也賄蘇所以送死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

謂非卿大夫也補曰韋昭國語注曰卑微也左氏劉歆

買達說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穎容以為再命

稱人至劉敞則謂三命以名氏通再命者大夫一命略稱

人案此皆無以言之凡非大夫皆曰卑者大夫此傳解命

大夫即命卿全傳所同注並言卿大夫非也此傳解命

兼為內諸直書事者發例解宋人兼為列國盟會言人

者發例也列國皆有大夫非大夫則稱人稱人則知是

卑者此其常文猶內之直書其事諸小國本無大夫雖

大夫亦稱人亦是卑之楚之先無君無大夫不論君臣其常文皆稱人戎狄吳淮夷不論君臣其常文皆無人

卑者之盟不曰

凡非卿大夫盟信之與不例

宿邑名也

補曰此宿非國故辯之左傳後七年宋鄭盟于宿當是宿國耳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補曰何休曰月者為下卒也例見下

月何休又曰十言有二者起十下復有二非十中之二杜預釋例說有年有鷓鴣之等以十有一年十有一月為此然則有與又異○燕異曰祭來者來朝也補曰以邑字汲冢穆天子傳說文皆作祭來者來朝也

而言來知其弗謂朝何也

其弗謂朝何也

其弗謂朝何也

侯補曰文選注引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寰古縣宇爾雅曰侯君也王官各君其采地故亦稱諸侯雖為

諸侯不全為國故書曰百里采二百里男邦明采無邦名散文或通言耳左傳周公之囿有祭有凡文之昭有

毛耐原皆采地之名聯即九年之南傳曰南氏姓也則凡采皆氏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

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此言采地之制禮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此言采地之制禮運

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或云采取其邑之租稅不得
 有其土地人民或云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或訓為
 供王事或訓種菜前二說近是國語晉文公屬百官大
 夫食邑士食田官宰食加周禮有賞田有加田有士田
 士田即孟子王制之圭田三者又皆在采地外總之天
 子之上士以上皆有采地春秋稱氏者皆以采氏矣九
 年傳曰季字也則伯叔皆字也定十四年傳例曰天子
 之大夫不名明自下大夫以上皆不名與書卒者異例
 但公羊以渠伯糾為下大夫則凡直稱伯叔季者當是
 上中大夫此祭伯蓋上大夫祭氏前有祭公謀父後又
 有祭公皆為三公則此來朝者當為卿即是大夫也
 經又有稱父稱子者穀梁公羊無明文以意測之稱子
 者通上大夫稱父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補曰言
 朝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補曰與許也後皆同使人
 聘朝皆同意也春秋之義主於撥亂反正凡傳或言不
 正其云云或言非正也皆以明君子取義所在與讓桓
 同不正聘弓候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
 者不貳之也聘道所以結二國之好將彼我之意臣當
 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補曰疏曰麋信

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文烝案若鄆陵之戰楚
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
贛是也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鏃孫炎曰金鏃斷羽使
前重也考工記曰關西曰前江淮謂之鏃又曰凡鏃
鏃矢參亭方言曰關西曰前江淮謂之鏃又曰凡鏃
廣長而薄鏃謂之鏃郭璞謂鏃即今之鏃也竟場者
疏曰竟場翼毛傳曰此易主故謂之鏃也竟場者
謂田之翼毛傳曰此易主故謂之鏃也竟場者
字故周易陸績本喪羊于場諸家皆作易也周禮鄭家
注說文皆曰脩脯也鄭君注曰脩與脯析言則異統言則同
也每一脯為一織鄉射記曰織與脯析言則異統言則同
延亦曰一脯為一織鄉射記曰織與脯析言則異統言則同
字以便句耳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行猶不出竟王引
之曰玉篇載並也左傳注載敵也天子相此並有相敵者不謂之
之臣亦聘遺諸侯則與天子相此並有相敵者不謂之
之人臣不聘遺諸侯則與天子相此並有相敵者不謂之
之也郊待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尊者不謂之
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不稟命
無外交不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不稟命
自專為貳禮記正義又解為二心皆非其訓文烝案聘

遺器物此並至尊即專命之事也六句申

公子益師卒

侯補之

子稱公

子衆父也

何休曰

公孫案此

不去

諸

氏義在後

大夫曰卒正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

紀恩補曰許桂林曰正者言常理也常例也文烝案大

五年傳

卒諸侯曰正也

又他釋經每曰正也並悉

不曰卒惡

卒也子卒日正也

同解而其事各異注前四句左傳晉屠翦語

也罪故略之補曰疏曰益師之惡經傳無文蓋春秋前

師能以其事廢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若益

言亦無業據也文烝案此傳發通例也凡大夫書卒者

公家皆有恩禮施焉而後史書於策晉荀盈卒未葬平

公飲酒作樂而屠翦諫知當時卿佐之喪君爲之變

有常禮矣至君子脩經以日不日分則正與正惡與惡

存日者爲正變其例而去日者爲惡而正與正惡與惡

又各有別則又有賢之疏之文或并沒其卒皆據

傳史而加損之若柔溺單伯之不卒則史所本無也

二年春

王以配之

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

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

凡年首月承於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

王以配之

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

二年春

王以配之

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

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

凡年首月承於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

王以配之

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

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

凡年首月承於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

王以配之

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

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

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
月月繼事未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存而下屬
於月表年始事文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顯者公會戎
他皆放此唯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公會戎
于潛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皆底羌之別程治魯地會例
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戎直以號舉者燮助曰凡
戎狄舉號君臣同辭注南蠻二句本杜預杜元文曰戎
狄夷蠻皆氏羌之別種也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
杜此言甚當凡春秋之戎狄蠻皆在禹貢驂方九州
之內非爾雅所云九夷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者也
入荒之內為四海之內為九州五服胡渭說禹貢
曰古所謂中國者甸侯綏三服之地所謂四海者要荒
二服之地皆九州之內也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
西戎南蠻北狄王者所不治也胡說是也舊史會皆具
月○撰吳曰陸渚纂例曰君公羊作岑案今公羊不作
岑書禹貢茫潛毛詩養魚會者外為主焉爾補曰會者
之潛史記韓詩皆作濟會者外為主焉爾補曰會者
而我往會彼故曰外為主是魯客而外主也凡會而復
盟者如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及宋人盟于宿此類皆內
為志也若後文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屬則外為主也皆內
而不盟者此潛之屬皆外為主若是內為志文不得稱

及以會其書之則曰衛侯會公子沓鄭伯會公子柴邦

子來會公傳發內為志外為主之例則用兵從例可知

故四年伐鄭十一知者慮司徒主教民察民之安危也

年入許皆不發傳知者慮司徒主教民察民之安危也

義者行為司馬司馬主斷制也**仁者守**必堅固補日

疏曰謂卿為司空司馬主斷制也文烝案慮行皆言出竟

也守言守國也大戴禮虞戴德荀子書並云諸侯相一

卿為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又白虎通曰文武之臣征

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毛詩傳曰使文武之臣征

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謂尹吉甫張仲也○仁者守之為

守國猶論語仁能守之莊以涖之謂守官泄官也易繫

辭傳何以守位曰仁語意亦同矣穀梁子諸言仁者皆

朱子所謂愛之理也仁較深於愛如言仁妻愛子仁民

愛物皆是若以心之德言則如左傳仲尼曰占也有志

克己復禮仁也晉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仁之則也管子書管仲曰語曰非其所欲勿有此三者

然後可以出會補居國然後君可會諸侯春秋盟會雖

多三者得人則法乃春秋文外之意會戎危公也此

三者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補曰注非也此與上五句

又意不相屬乃專解經志會戎意也以華會戎事有可

危史有其文君子取其義也注誤連上為說疏申之曰

人君之行二卿從一卿守然後可會中國之君桓公無

三臣之策而出會齊侯身死於外故後桓十八年重起

例明其不可是以此注云無此三臣不可以會而況會

戎乎兼為桓公生此意楊氏說亦明暢其實非傳意也

又曰此既危公而不月者徐邈云會戎雖危有三臣之

助不至於難故不月也文烝案范注既誤以無三臣

為危徐尤失之戎而會即為危矣不須復加月

夏五月莒人入向

補曰左傳例曰弗地曰入公羊曰入者

何得而不居也稱人者小國無師無大夫非君將則以

稱人為常皆從微者之文皆是微之與下鄭人略有異

也舊史入者內弗受也入無小苟不以罪則義皆

皆具月日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補曰左傳以此為向

是內弗受之辭注非也向我邑也補曰左傳以此為向

言入則不以罪明矣向我邑也補曰左傳以此為向

國杜預據漢志云沛國向縣古向國謂卽譙國龍亢縣

東南之向城於今為鳳陽府之懷遠縣地而莒為今沂

州府之莒州相距且千里葢爾之懷遠縣地而莒為今沂

然顧炎武引于欽齊乘說以為沂州西南一百里之向

城鎮卽後篇城向盟向取向之向於今爲莒州地是矣
呂大圭曰讀春秋之法經之所有則從經文烝案諸伐
內邑直言伐我某鄙常文也言伐某鄙又言圍郟圍成
變文也直言入向尤變文也其說見下舊史當先言伐

某鄙後
言入向

無佻帥師入極

師二千五百人爲師補曰無佻公子展之言

兵也范泥周禮人數非也說見襄十一年此事蒙上月
○撰異曰佻左氏公羊作駁後同奇佻非常與駁聲義
皆同也帥公羊作率終春秋皆然公羊於帥師字本皆
作率師而唐石經公羊此作帥儻十五年作率以役率
帥錯出皆由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諱滅同姓故變滅
轉寫亂之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諱滅同姓故變滅
有三術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極蓋卑國也內謂所入
之國非獨魯也補曰疏曰內弗受復言之者恐內外不
同故兩發以同之文烝案內滅皆諱言取此言入者蓋
欲與入向連文說見下公羊入取並爲諱孔廣森以爲
易曰取難曰入孔意以帥師爲文則不得但言取頗得
其辭未盡其義也入向爲邑入極則爲國故傳特尙文
賈逵說左氏以極爲戎邑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
非也舊史凡滅皆具日

之矣

補曰此合士入向言之我欲入極則人亦入我向矣事在而志著全經推見至隱之教也志動而機

應此經屬辭比事之旨也凡外來伐者皆言伐我某鄙

今特變言入向以顯茲義然則人極變取言入實爲此

無以寄義故因連文書人益曰天道好還貪兵必死已

春秋以人心正萬心傳諸解經曰探邪志曰處心積慮

曰以入人爲志此類皆卓絕於左氏公不稱氏者滅同

羊之外呂祖謙曰史心史也記心記也

姓貶也補曰公羊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考左傳無駭

但君子脩經大夫例稱氏左傳無駭之官司空也當追

氏之使經例前後畫一今不追氏是知爲滅同姓貶之

抑或左氏命族之文不可依用矣後漢書李固曰春秋

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案貶無駭例所以

譏公也不從隱不爵大夫去氏者後卒從例則此處

稱氏無所嫌也滅同姓爲伐本說具僖二十五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傳例曰及者內爲志焉爾唐

棠此與上會非一事也上魯地補曰唐蓋卽下五年之

內爲志會而復盟與桓元年是外爲主會而不盟此是

卷第十一

五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不親逆則例月重錄之親迎則例時

異曰履綸左氏作逆女親者也

何休曰禮所以必親迎

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

庭云於是也文烝案亦即詩齊風之俟著侯庭使大夫

非正也補曰非正故志之徵者則不志皆常例也以

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傳例曰當國

以國氏進大夫以國氏國氏雖同而義各有當公子公

孫篡君代位故去其氏族國氏以表其無禮齊無知之

徒是也若庶姓微臣雖為大夫不得爵命無代位之嫌

倫是也履綸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來為君逆得接

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成九年宋不書逆女以其逆者

微今書履綸亦足知其非卑者公羊傳曰春秋貴賤不

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左氏舍族之例或厭以尊君或

貶以著罪此傳隱公去即位以明讓莊公去即位以表

接於我者謂交接公也注論國氏之例非傳意也傳言
爲其來交接於公故進之言紀履綸明從小國無大夫
例也小國無大夫者雖是大夫皆直稱人與列國卑者
同例若有不可不目言者則不氏而直以國氏亦與列
國卑者同例履綸之進所謂不可不目言者也傳唯於
曹莒言其無大夫以曹莒之列盟會次於許長於邾滕
以下言曹莒則諸小國該之故何休言紀無大夫最爲
得旨而范乃以宋例紀謂履綸非卑者誤矣在紀則履
綸亦卑也故書之而以國氏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補曰公羊杜預語也何休

以名行若曰與女簡璧則紀述之辭也曰君之妾棄則

謙抑之辭也曰請使重見則親昵之辭也何休又曰書

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

歸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曰來歸明從外至反謂爲從
歸也而曰歸明外屬也反曰來歸公羊大歸曰來歸從
人者也從夫也從夫故稱歸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

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

補曰此承上備言之

也制於父制於夫亦從也喪服傳郊特牲大戴禮本命劉向列女鄭孟軻母魯之母師齊杞梁妻傳皆略同

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

姬歸于紀故志之也

補曰疏曰麋信云不稱使者似若此直云伯姬歸故問之下云吾伯姬歸故志其不言使

之也明佗逆者不足錄故與內夫人至異也

何也

怪不言使履綸來逆女

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

故曰微也既失其大不復稍明其細故不言使履綸也

補曰逆女本無使道使則逆之道微矣故不足道此道言也稱也趙汭曰納幣使人禮也逆女使人非禮也非禮者禮無其文禮無其文而稱使是制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密莒地補曰不日例在後八年傳○撰異曰伯左氏作帛杜預以為裂繻

字案趙匡引汲冢紀年同此左氏謬而竹書因之也趙氏曰左傳云魯故也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

哉明不足據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

紀子以莒子為伯而與之盟伯長也

補曰注伯長爾雅文古有東西二伯春秋時曰王或曰
官伯曰侯伯又一州之長為牧亦曰伯即方伯也或曰
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而先爵雖同紀子自以為伯

八年異師並疑之傳亦並載之非以前
說為較長也傳於師所授無疑信皆存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例曰夫人曰薨從夫

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何休曰夫人以姓配
號義與仲子同傳曰言夫人必以其氏姓何休又曰日

者恩錄之公夫夫人薨不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
人皆同例也

見莊三夫人者隱之妻也補曰隱稱公故妻稱夫人隱
十二年

或降禮亦從正書之疏曰左氏以為桓母仲子桓未為
君其母稱夫人是亂嫡庶也公羊以為隱母則隱見為

君何以不書葬若以讓不書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
葬何為書夫人子氏薨也

君者也并去其夫之讓故不書葬補曰君子去隱之葬因
疏曰隱夫人從夫之讓故不書葬程子曰公在故不書

葬於此見夫婦之義葉夢得曰先薨不葬待君而後葬
康有上七一

周道也胡安國曰明順胡銓曰合葬張洽曰葬禮未備諸說皆與注異於傳從君之義亦可通也

鄭人伐衛

傳多言志少言書古人用字之例各有不同也

傳微者謂非卿將言將卑也稱人則將卑可知不稱師則師少亦可知其常文也若將尊而亦稱人文以前則有之疏曰文承月下者日月自爲魯夫人

三年春王二月

統其正朔所以通三統漢書律曆志述劉歆之言亦云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今宜從上二年范注爲是漢儒說不可依用在夏殷皆是王正月耳既言己巳

日有食之

周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年月行疾一月一

有大暈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類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

事京房易傳曰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驕溢專明爲陰所侵別有日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懷

謙虛下賢受諫任德日食之災爲消也補曰大戴禮誌
志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
食星辰不孛漢書天文志古人不食望唐書志一行之
循度也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虞以麻推之在幽王
言曰小雅十月之交朔月辛卯虞以麻推之在幽王
六年開元麻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加
時在晝交會而食數之常也然而君子猶以爲變詩人
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
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下祭悔而救之
或涉交數淺或在陽麻陽盛陰蔽則不食或德之休明
日有小告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
之所由生也又曰黃初以來治麻者始課日食疏密及
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胃元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
可以密率求是專於麻紀者也以戊寅麟德麻推春秋
日食大最皆入食限於麻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尙多則
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開元十二年七月
戊午朔於麻當食半強自交陞至朔方候之不食十三
年十二月庚戌朔於麻當食太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
宋間亦不食雖算術乖舛不宜如此然後知德之動天
不俟終日矣若因開元二食曲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
益多又曰自開元治麻史官每歲校節氣中晷因檢加
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杜預云

日月動物不能不小有盈縮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
交而食者是也又曰使日食皆不可無以知政教之休
稽歷數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
告文烝案大戴載三朝記漢志引古語後儒或疑之然
而魯史所記悉本舊章聖人之經所以示警陳兵伐鼓
古之遺型入門廢朝禮之明訓一行著論推校精詳大
概得之故張洽深取之漢建安中太史上言正旦當日
食劉卽以爲梓慎禘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食在
禮記稱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食在一
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
術謬誤也苟或善其言日竟不食此足與一行說相證
矣堯舜禹時歷年多無日食左傳引夏書乃有辰不集
房之事楊簡之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并哀十四年爲三十七而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
十三東漢而下轉益加數或一歲而三食大約世愈降
則日食愈數此大運盛衰之候與其他災異不同趙汭
之言也杜預謂唯正陽之月伐鼓用幣者本左氏說蓋
未可據諸日食皆爲記異通謂之災左傳晉士文伯論
弭災之政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京房所論其
意相近范於諸災異所引用易傳五行傳月令穀梁說
及劉向許鄭等語頗甚用意以其有理皆當存之皆可
不必深論具說於後九年傳○撰異曰食本亦作蝕後

同左氏同諸稱三家別本
之異皆據陸德明音義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凡補日

晦日者范以爲皆卽本月之晦故於宣十年十七年日
食下更書日者並以爲閏月徐邈以爲皆是前月之晦

疏引徐曰己巳爲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明也宣

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前月之晦也則

此己巳正月晦也冠以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於朔

今雖未朔而食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

十月壬申而繫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

故不得稱晦以其不得稱晦知非二月晦也李廉曰徐

說是也文烝案日食必在朔故一行曰日月合度謂之

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但當時日官曰御失厥以爲前

月之晦故君子書後月以正之謂如此己巳食者乃二

月也非正月也桓十七年十月食二日亦厥之失故不

言其日而言朔謂此十月食者乃朔也非二日也莊十

八年三月僖十五年五月皆食朔日之夜故不言日不

言朔以明之也春秋之文簡而有法於此見焉當時所

以有失厥者蓋厥家有平朔有定朔自後漢劉洪乾象

願以前皆用平朔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者有承小月

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或失之也君子正之卽定朔

之理也凡日食三十六朔二十六晦七夜二日一公

羊併二日於朔以晦爲二日以夜爲晦誤矣杜預長厥

三十一

推此己巳乃二月朔又一行大衍曆推宣八年七月甲

子朔日食長曆推宣十年四月丙辰朔是年閏五月大

衍曆亦推四月丙辰大日食又長曆推宣其曰有食之

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此四條皆合徐說

何也補曰日**吐者外壤食者內壤**凡所吐出者其壤在

於內補曰疏曰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

虞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

當字從壤蓋如虞信之言也文烝案壤亦通**闕然不見**

作場埤倉云場鼠怪也郭璞方言注音傷

其壤有食之者也今日闕損而不知壤之**有內辭也或**

外辭也邵曰食者內壤故曰內辭吐者外壤故曰外辭

者因事以明義例爾猶傳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

升謂之康亦無其事補曰邵注非也注以內辭指食外

辭指吐吐非經所宜書也饑康之不書包於饑中亦非

無其事也此二句蓋言有爲疑辭與或字同例但有之

疑爲內辭其辭最微如日有食之是也或之疑爲外辭

其辭較著如周易或躍在淵之類文言傳云或之疑者疑

之也是也若通言之其義不異故周秦漢人之書有與

或多同用管子曰或者何若然者也墨子曰或也者不

盡也若然不盡然內外辭得兼通也莊十八年傳曰一

有一凶曰有為諸有字發例此則別為一例故即經所

無之或字分內外辭以明之內有食之者內於日也於

即上下文內字外非外壞之外有食之者內於日也於

日以饑不見於外補曰此申上內辭也韓非子曰日月

暈圍於外其賊在內言之亦緩辭尊而詳之案詩小雅

日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明古人文例如此史

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昭襄王六年日食書

晦莊襄王三年四月日食凡日食三見六國表秦厲共

公三十四年日食惠公三年日食獻公三年日食書晦十

公五年日食昭王六年日食獻公三年日食書晦十年

日食十六年日食昭王六年日食獻公三年日食書晦十

食之蓋據秦記舊文失魯史立文之法矣其不言食

之者何也

案焦贛易林比之萃曰團團白日為月所食

家人之小畜**知其不可知也**

補曰團團白日為月所食

字墨子經曰知材也經說曰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

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此今平聲字也論語曰知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未知字亦音智為是干

寶周易注引傳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王念孫以爲古書智慧之智或作知知識之知亦或作智據墨子他處及管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戰國策淮南子諸書有以智爲知者也以爲二字音義互得通借疑其本無定字殆不然矣何休以爲不言月食日者其形不可得而覲故疑言日有食之與傳義相發而說文則曰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從月又聲其引經衍月字其說又非也有爲不宜有益依放一有一匹之義而失之至以月食日爲有之本義則與知其不可知之義適相刺謬必非蒼頡作書之指矣許氏書往往有傳會字義穿鑿字形者不可不察○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史法之舊也案詩小雅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漢書天文志引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此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此足明陰陽尊卑之義齊履謙以爲常者謂常數時月食已有術可推故春秋不書夫安見古人必不能推日食乎此言似是而非說又見襄

二十一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補曰史記名宜曰幽王太子或作宜咎曰者益以明正傳於下諸侯發

例天子當亦同矣王崩九皆高曰崩梁山厚曰崩沙鹿日不書葬例在莊三年傳

曰墨子經曰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補曰何休曰崩厚有所大也

小毀壞之辭其崩之何也補曰問魯春秋以其在民上

卒猶終也補曰史承赴書崩君子從而取其不名何也補曰

故崩之義焉何休曰為天下恩痛王者其不名何也補曰

據諸侯大上故不名也夫名者所以相別爵居人之大

卒名最上之稱即上文在民上也天

者最上之稱即上文在民上也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文三年王子虎卒不日此日者錄其

隱母聲子楊時曾問程伯子伯子曰聲尹氏者何也天

子之大夫也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補曰案譏世卿者

在周知其卒史因志之非彼來赴故略其名而君子仍

之也或者君前臣名時嗣王當喪未君故不名也

尹子者褒內諸侯不得稱爵以卒劉卷卒亦不言劉子

卷也傳言大夫當是上大夫上大夫者卿也尹氏為卿

故有世卿之說○公羊於尹氏齊崔氏並曰譏世卿世

卿非禮於黑滋來奔曰大夫之義不得世五經異義載

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
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穀梁傳本無此意異義云
爾者穀梁家依放公羊爲之也左傳隱八年衆仲曰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異義載左氏說卿大夫得
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如有賢才
則復升父故位也文烝案左氏與公羊有同有異而左
氏爲備言卿大夫不世位是其同也大戴禮千乘孔子
對哀公曰爵不世孟子述齊桓葵丘之命曰士無世官
皆其證也言子世父祿賢則世位又論世功官族是其
異也商書盤庚之誥曰世選爾勞子不絕爾善周易訟
六三曰食舊德許慎以爲父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
食舊德者謂食父故祿詩文王篇曰凡周之士不顯亦
世毛傳曰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鄭箋曰謂其臣有
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又緇衣序曰美
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毛傳曰有德君子宜世居卿
士之位焉又千旄曰在浚之郊毛傳曰古者臣有大功
世其官邑又袞裳者華序曰古之仕者世祿刺幽王棄
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許慎以
爲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孟子曰與滅國繼絕世許慎以
世祿又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此類皆左氏之
證也公羊不言得世祿與否而王制曰內諸侯祿外諸
侯嗣又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又曰諸侯之大

夫不世爵祿蓋謂天子之大夫但得世祿諸侯之大夫
并祿不世疑公羊意亦相同是一偏之說也大氏古者
官人之法本與封建相輔故子得世父祿賢則并世位
其有大功德者則世世在位所以差別取舍貫聯邦家
天子諸侯實無異制湖夫盤庚之誥則知周因於殷迨
春秋以來尤唯貴戚世臣是賴雖以罪誅皆不絕世積
貴所在人望有歸陳亮嘗言孟子以為故國必有世臣
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使人君皆得魯季
友叔胥齊高子之倫而用之則亦何厭於世臣而欲求
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愚謂陳氏此論最爲
明通設以夫子爲政於天下亦必仰稽前典俯順時宜
庶姓雖參世臣自在作經垂訓何轉致譏穀梁子解而
殺大夫言司馬爲祖之位此正春秋不譏世卿之驗而
漢世穀梁家乃用公羊爲說經并傳矣列國獨秦
無世臣沿及始皇而世國與世家並廢天下大勢於是
一變學者習於後世情事則必以古制爲疑傳既隱約
三朝記等又不備故詳論焉公羊之書言母以子貴言
大夫不世及國君九世猶可復讐之等皆秦人之法戰
國之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補曰不卒者經
論也

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曰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

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補曰傳言爲魯主公羊言諸侯之主文異意同此君子之取義也史亦有此意而傳不論史也辛卯與庚戌相去四十二日王喪既赴而魯弔四旬之內來往千里喪事尙急則然矣王子虎劉卷不日此以其新爲魯主恩深故仍史文錄日所以盈隱文

秋武氏子來求賻不稱使故亦略而書時武氏子者何

也天子之大夫也補曰左氏後五年傳尹氏武氏並稱武氏亦上大夫歟天子之

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未畢

喪孤未爵年平王之喪在殯補曰五年斷仁謂之舉喪三年問荀子書皆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是也孤謂新君未爵者未爵命公羊曰父卒子未命謂武氏子之父已沒亦新嗣爲大夫而新君未爵命之也

未爵命不得稱其字故稱武氏子也任叔之子繫其父字此直言氏明其父已沒不得繫之既不錄父故不須

加之爲緩辭詩言彼留之子易繫辭傳言未爵使之非

正也補曰使之非正其不言使何也據桓十五年天王使無

已非正

君也

桓王在喪未卽位故曰無君補曰猶公羊云未君也未葬未踰年皆不稱王蓋亦當稱子矣天子諸

侯並是

以世子繼父則其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賻

辭宜同

此包毛伯言之凡贈知生者賻疑傳賻字亦當爲

士喪禮

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疑傳賻字亦當爲

觀荀子

曰玩好曰贈也凡傳發例或有連及經外者而

范本已

誤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喪事無求而

歸爲正

禮恆事不志歸贈歸含歸祔志者爲歸妾母又

不及事

耳求所以爲非正者公羊曰喪事無求益通于

下何休

曰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

不當求

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文烝案求者徵求也定

元年傳

曰請也言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

使之求

賻又非正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

周不可以

求之求補曰歸爲正況天子於諸侯天子求之爲言

得不得未

可知之辭也非正如求婦之屬亦是也交

譏之意

補曰何休曰譏猶譏也文烝案凡言譏者與非非

見俱

意皆相近疏曰交猶俱也指事而書則周魯之非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禮記卷一

三

公而書葬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郊許子男之君皆稱諡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鄭君曰禮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曲禮下曰君薨赴於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云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無老無幼皆以成人之稱亦所以相尊敬補曰注天子曰崩十四句木杜預釋例引鄭君者駿五經異義文也見雜記正義大夫曰卒對文別言之卒也壽考曰卒散文通言之卒也二說當兼之八年傳以不名為羊言卒從正也皆名諸侯既世國名所以別之公羊言卒從正是也上不得名卒得名者蓋春秋於內為臨一國之言從大順臣子之辭亦臨天下之言也釋例言葬稱諡而言公羊言葬從主人是也終春秋書卒者十八國宋衛蔡陳鄭齊晉卒葬兼備大國例也宿一見隱篇故亦不葬也薛秦前不葬後葬楚莒吳諸侯曰卒正也繆公者宣公之弟前不葬後葬楚莒吳諸侯曰卒正也繆公者宣公之弟

宣公之立繆公蓋時事宜然所以爲正凡自世子適子外或立長庶或以賢或以卜或以弟及或以孫繼諸宜爲君者皆謂之正天子諸侯其制悉同傳之言正者如此注專言承嫡非也諸釋經言正也者謂常理常例而諸侯卒之爲正又兼有嗣立正不正之義故後傳屢言之而注家據以爲說古人文辭簡渾大夫曰卒正也諸侯曰卒正也葬時正也固無須分別耳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傳例曰外盟不日石門齊地補曰不日者亦略

之注當於前盟密引例張洽曰隱十一年之閒盟而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案杜預曰來告故書馬驢曰國之大事曰會盟曰朝聘曰征伐曰滅取曰奔違曰死喪曰弑殺曰災異必有告赴史乃承而書之文烝謂外相朝聘不入例奔違下當加歸復

癸未葬宋繆公

氏作穆案繆者假借字

曰葬故也危不

得葬也

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甚不得備禮葬也他皆放此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

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也弔會
之事唱祕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魯恩
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若存沒隔絕
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
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稱
變之不葬有三弒君不葬滅國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
脩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弒君之賊天下所當同
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算
亡國之君喪事不成則不應書葬失德之主無以守位
故沒葬文傳於宋襄公著失民之咎宋共公發非葬之
問言伯姬賢而不答共公不能宏家人之禮然則爲君
者外之不足於全國內之不足以正家皆所謂失德而
終禮宜貶者也於諸國多失道不可悉去其葬故於
二君示義而大體明矣補曰凡傳言故者皆謂變故俞
越引楊倞荀子注曰故事變也是也葬具月日知其有
變故不爲正矣而日葬尤爲危不得葬甚於月此所以
爲危文者繆公逐其子馮而立其兄子與夷卒致弒逆
其理危也危者危與夷與公羊略同書葬者魯使卑者
往會葬孔穎達曰位賤非卿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
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
王某公若叔孫得臣及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
公之類遣卿行者皆書使名也何休曰禮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傳例曰取易辭也伐國不言圍邑言圍邑皆有

所見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於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補曰注引易辭例在莊九年傳舊史伐國及取邑皆皆月內取邑又曰傳曰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於師君子略之從時例傳曰而聞之於傳者補曰案全傳稱傳曰者十皆正解春秋此文此蓋出七十子雜記之書乃皆聞諸夫子者穀梁子直用其成文故特言傳曰以相別當亦聞之於師也春秋繁露稱閔子貢子夏會子石公肩子世子池之倫皆論春秋或當時諸子皆有書也古書通稱爲傳非必說春秋之專書猶儀禮喪服傳引傳亦非必說喪服之專書也喪服傳稱傳曰者六其一乃在記中編意記出夫子前傳出七言伐言十子後所引舊傳則出七十子與穀梁書相類言伐言取所惡也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補曰舊傳發經通例也

謝混曰伐而戰戰雖有功不若伐而不戰之為善也況
 戰而無功者乎伐而入雖有義不若伐而不入之為
 善也況入而無義者乎伐而圍雖以直不若伐而不
 圍之為善也況圍不以直者乎伐而取雖以順不若
 伐而不取之為善也況取不以順者乎凡書諸侯相伐
 伐於前而書戰入圍取於後皆甚其惡也
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注春秋之始補曰公羊義同
 之始者託始也內外諸取邑史必備文君子於外取邑
 皆略去其存之者欲以見義外圍邑亦然汪克寬曰隱
 公以後爭地爭城殺人盈野諸侯城邑得失無常不足
 悉書故左傳言取地而經不書取者甚多蓋以擯與廢
 民為重而土地之攘奪不暇論
 矣汪氏蓋本陳傅良趙汭說

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
 之弑君日與不日從其君正與不正
 申汲古閣左氏作庚戌誤也祝吁衛公子○撰異曰戊

雅祝州木古音同也漢石經公羊殘碑十一年傳弑作
 試字白虎通曰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
 候間伺事可稍稍試之陸淳纂例曰殺君公羊皆作弑
 君案纂例皆本啖趙據此條則啖趙陸所據穀梁左氏
 無弑字諸弑君皆作殺考之陸德明釋文元年傳音義

曰弒申志反又作殺如字下同此經音義曰弒音試舊
作殺注下同昭十三年音義曰凡弒字從式傳本多作
殺字左氏此經音義曰弒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弒君之
例皆放此然則啖趙陸所據穀梁左氏即陸德明所見
又作舊作多作之本也竊意古祇有殺字而上殺下及
敵者相殺讀殺短言之下殺上讀殺長言之其字則皆
从殳采聲之字穀梁左氏經傳所用也弒者後出之字
从殺省式聲或又假借試字亦式聲公羊經傳所用也
凡六藝羣書在公羊前者皆有殺無弒也其參差混亂
并公羊中字亦不畫一者皆寫本疑本之失也釋文通
部說此二字雖詳未能各從善本唯陸消獨得之而此
夷捷晉獄卓皆有及大夫文傳與左傳皆言里克弒二
君與一大夫明堂位言魯君臣未嘗相弒其字皆必當
作殺者也但以諸弒字相承已久未便輒改姑大夫弒
沿用之而著其說於此完本又作兒字體之異大夫弒
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凡非正嫡則謂之嫌補曰謂非正
不嫌於上鄭君本作嫌字云嫌或為嫌王引之曰弒而
嫌亦嫌字也文烝案凡傳言嫌者猶公羊言當國弒而
代之也補曰言以嫌代正也昭十三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清地

及者內為志焉爾

元年與宋盟于宿

故今復尋之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日內為志非不期也然則遇有二義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盟遇禮

異故重發以同之文烝案范言有二義非也凡遇皆是

不期而會八年傳言之此略耳內為志者彼來遇我我

及之是我為主矣若是外為主則當言公遇宋公于清

不當言及春秋內書遇四無不言及者蓋時無外為主

之事或以遇事小於會遇者志相得也補曰得如得大

外為主則不足書耳遇者志相得也易序卦傳曰物

得謂相親說猶史記言相中也易序卦傳曰物

相遇而後聚爾雅曰遇還也見也又曰偶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補曰君將常文皆稱君皆不加

毛詩序時衛使公孫文仲將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補曰左傳曰秋諸侯復伐鄭言復伐

是也復伐而翬會之翬者何也公子翬也補曰桓三年

經文自明故傳不釋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其不稱公子何也稱公子補曰注非也當云據益師彊

稱公子與無佞
俠不氏不同
貶之也
杜預曰外大夫貶皆稱人內大夫

國可言某人而已
左傳說不宜引為注
何為貶之也與于

弑公故貶也
補曰左傳說不宜引為注
昏禮記子有吉我與

論語有天下而不與
白虎通作預飲酒以下
古文其字皆同

事像貶於此也
案易文言傳曰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辯之不早辯也韓

非子引子夏曰
春秋之記臣殺君子
殺父者以十數矣

積成而力多
積也而有漸而以至
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

之義可無疑於
豫貶之法襄五年以
吳抑繒正此之比

不可以史法論也
史法隨時記事文有
常體自不得以

後事追正前文矣
孔廣森曰單貶之於
始仲遂貶之於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

濮陳地水名補曰孔廣森以為衛

上是也季本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舉國之人皆欲殺

夫之江永略同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舉國之人皆欲殺

之補曰傳解本經并發通例也人者案辭下傳言之公

羊日討賊之辭亦案辭之謂也案傳稱桓弒隱百姓不

能去無王之得討之衆不得殺之與陳遷鶴說同甚失

其義王討之者正以衆欲殺之故也罪非弒逆而稱人

以殺則亦孟子所謂國人殺之三事於殺獨多一句又有

衆棄之也孟子言用舍殺三事於殺獨多一句又有

故曰之文知國人殺之爲古語而傳義不可易矣

吁之挈以挈爲舉即是提挈之稱范則以爲單挈不具

足之辭文蒸案墨子經說曰挈有力也失嫌也疾威所

引無以自固失富國之嫌補曰注非也以國氏者其月

嫌文也挈者失嫌之文也所以得失者爲其既殺其月

謹之也忒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補曰

舊史討賊皆月君子改從于濮者譏失賊也議其不即

時例齊人殺無知是也

者亦無知是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立納人皆篡也大國篡例月小國

時補曰左傳曰衛人逆公子晉于

者亦無知是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立納人皆篡也大國篡例月小國

時補曰左傳曰衛人逆公子晉于

刑注本
何休
衛人者衆辭也
補曰猶言殷人
立者不宜立者

也
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補曰易稱利建侯左傳載衛

皆不宜立宜立者則自君言之曰公即位矣依鄭衆周

禮注古者立位同字古文經公即位皆爲即立傳二解

公羊
並同晉之名
補曰據立王不言公子爲惡也
惡謂其稱人以立

之何也
子朝稱尹氏得衆也
欲立左傳亦曰衆也得衆

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

而不與賢也
難曰正謂嫡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

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無君立君非以尙賢所以明有

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分定則賢無亂長

矣補曰疏曰言春秋者得衆而言立恐理不相合故廣

稱春秋以包之文烝案正者謂世子適子長庶子也賢
謂庶子之賢者也無太子適子則立長庶子長幼鈞則
立賢賢鈞則卜左傳所稱周制實春秋之義諸侯固然
天子亦然不得以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爲難支王
乃聖人之權當勅業之世非常例矣又魯自伯禽以來

一
生一及而檀弓載孔子言周制立孫謂太子有孫而
死者春秋宋穆公以弟繼兄爲正齊昭公惠公或繼兄
或繼弟皆爲正桓王以孫繼祖爲正晉悼公以君之曾
孫而亦爲正此皆時事之宜不拘立子之隈晉悼公之
兄無慧不立衛靈公之兄有惡疾不立則又周制變通
之法也若公羊何休之說有與傳及左氏不同者公羊
元年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曰
子謂左右媵及姪無子立媵姪無子立媵姪無子立媵
姪無子立媵姪無子立媵姪無子立媵姪無子立媵姪無
家尊先立孫其雙任也質家據見立先生家據本意
尊尊先立孫其雙任也質家據見立先生家據本意
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何氏說頗詳倘不知以左右媵
姪後生皆所以防愛爭何氏說頗詳倘不知以左右媵
不正之爭持之甚此乃公羊之誤不可用也穀梁於正
深志注多賢二句俱下之無初也文烝案此又春秋文外之意
立符不於王無初也文烝案此又春秋文外之意
之問概下之無初也文烝案此又春秋文外之意

隱補注一終

終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補注第二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棠傳例曰公往時正也正謂無危事耳

邑也劉敞曰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

於其竟外可言如竟內不可言如劉說是也左傳以如

棠出上史例非經例注引往時例在莊二十三年

年傳何休曰觀例時○撰異曰觀左氏作矢三傳曰常

事曰視類是 非常曰觀 觀魚之類是補曰此引舊傳

矢言陳也陳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 尸主補曰兼

魚無義理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 言以起下訓

主爾 魚卑者之事也 周禮獻人中士下士補曰中士二

雅文 魚卑者之事也 人下士四人也傳出經魚字而說

之魚即濼漁溥字說文曰濼捕魚也从魚水漁篆文濼

從魚石鼓文鰕鯉處之君子濼捕魚之又從魚下寸此經傳

作魚字周禮作鰕字鰕字亦作魚字皆一字耳左傳曰

觀魚者孔穎達引說文以為捕魚謂之魚魚者猶言獵

者音義云本亦作漁者依石鼓處溥為韻高誘呂氏春

秋淮南子注漁讀如論語之語相語之語周禮音義獻

又音御知此字音與水蟲本音異

公觀之非正也

補曰非禮

夏四月葬衛桓公月葬故也

有祝吁之難桓公葬緩而言而非以緩葬為故也

例今起月例故重發之文烝案觀其謹月知其有故此

故自指祝吁之難桓公葬緩而言而非以緩葬為故也

秋衛師入邾

○撰異曰邾公羊作入者內弗受也

補曰疏

傳者前起者邑今成國也

是國故重發之

成國也

以別之又與入向相似故言國

也作邾將卑師衆曰師

發全經內外通例與公羊同注上

句亦公羊語也

衆而不稱師者故為通例至於將卑師衆者未有將卑師

師外則文以後始稱某師師文以前亦稱師將尊師少

內通稱將外則文以後始稱某師師文以前亦稱師將尊師少

羊之例為定集西說近之矣然則文以前有異未可以公

將或尊或卑此之稱師非必將卑傳但舉外稱師者其

稱四其例大率如此惟如齊桓之稱人稱師晉襄之稱人楚靈之稱師晉趙盾之直稱師直稱將晉宋之別於衛而稱師齊宋之繼公而稱人則皆是特爲變文傳當文一而稱師齊宋之繼公而稱人則皆是特爲變文傳當諸小國無師又無大夫苟非君將則無論將之尊卑師之康寡皆以稱人爲常荆徐吳於越戎狄淮夷無論君臣亦皆以稱人爲常荆徐吳於越戎狄淮夷無論君臣其常文皆直以號舉此其各有等差又皆與盟會之文相準也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春秋之謂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

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輕者時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是也補曰何休曰加

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考者何也考者成故加以以絕也絕者即傳所謂緩辭考者何也考者成

之也則設盛食以成之亦謂之考爾雅逸周書諡法同

訓成之爲夫人也成之爲夫人之宮也孝公之夫人自

在孝宮仲子以妾母之宮不繫惠公直言仲子則夫人

之宮矣生而加夫人之稱曰用致夫人沒而有夫人之

廟曰考仲子之宮皆議辭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也注言立非也說見下

公子主其祭也

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於子祭於

孫止

也貴賤之序補曰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君引此傳又小記及雜記妾耐於妾祖姑無

妾祖姑則中一以上從其昭穆之妾

仲子者惠公之母

隱孫而脩之非隱也

非責也三年父喪畢不於三年考

補曰疏曰此所以書者惠公雖為君其母惟當惠公之

世得祭至隱不合祭之故書以見識也立者不宜立也

不言立者為庶母築宮得禮之變但合於隱之世祭

之故止議其考不議立也文烝案仲子之宮惠公時所

初獻六羽

羽翟羽舞者所執獻者下奉上之辭作之於廟

初始也

遂以為常補曰公羊爾雅夏小正穀梁子曰穀

梁子者非受於師自其意也補曰自著穀梁子曰穀

猶孟子書自稱孟子莊子書自稱莊子又其舞夏天子

先則曾子承夫子之意作孝經自稱曾子又其舞夏天子

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

列八八六十四人也並執翟雉之言八人為天子用八

象八風諸公川六降殺以兩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

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補曰王引之曰夏蓋

五色羽之名也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曰染夏者染五

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為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

總名其類有六曰擊曰搖曰舞曰節曰笛曰希曰蹲其

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文烝案注言每佾

必入人與馬融王逸蔡邕高誘服虔韋昭等同白虎通

何休杜預六六四四之說非也宋書傳隆論之不言六

佾四句并上釋初及釋獻第一句皆本何休獨奏文樂

疏謂徐遜亦同也諸公諸侯者公羊以為天子三公稱

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如公

羊說益諸侯包伯子男矣傳及公羊并下尸子說皆不

論大夫士儀禮少牢特牲禮並無樂舞而左傳載眾仲

語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非禮之正故劉敞疑之

也凡禮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者不殊諸公諸侯其不

及大夫士者則諸公異等故如六佾三軍之類皆降於

天子而崇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於諸侯曰尸子曰補曰傳稱尸子曰者二漢書藝文志

僭說文曰尸子曰諸子雜家有尸子曰二十篇班氏自注

曰名倂也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又史記孟

荀傳曰楚有尸子裴駘引劉向別錄曰今案尸子書晉

人也宋翔鳳以為晉與魯形近而誤魯為楚滅故史記

以為楚人阮元又疑傳所稱之尸子非即佼或當在佼

前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

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補曰疏曰凡言初者

有二意若尸子所言是復正之初也若初稅畝是初事

之初文烝案如注疏之意六佾或當言近正耳言復正

非也廣雅曰厲近也此厲字或當調近未能用四佾亦

不用八佾是始近乎樂苑未得厲字之調爾雅厲作也

郭璞引傳為說亦不可通王引之不注疏義以爲厲

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尸子之意天子諸公諸侯皆

以八佾為正魯用六佾則為厲譏其不當裁減而裁減

也○公羊曰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孔廣

森曰前此羣公之宮已徧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

借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

羽猶譏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

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

鄉人鄭人伐宋補曰此本杜預上

禮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補曰劉歆蟲災也

說五行傳螟為蟊蟲之孽何休以為煩擾之應蟲災也

補曰杜預曰蟲食苗心者羅願引漢孔臧蓼蟲賦爰有

螟食苗心螟食葉蝨食節賊食甚則月不甚則時甚則即

根悉經唯書螟者散文通矣甚則月不甚則時甚則即

歷月補曰注非也時者七月則不甚也

災在八九月則甚七月則不甚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杜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

補曰公子彊孝公子子臧證曰僖伯杜因左傳有葬之

加一等語故於此說其義范引之宜在元年益師卒下

隱不爵命大夫補曰其義見下九年傳祭統曰古者明

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

所命北面而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

舍奠於其廟是爵命大夫之禮也左傳記衛成公使周

敬治厯為卿皆先服卿服公祀先君而命之又鄭成公

卒子嗣稱官命未改孔穎達以爲先君既葬嗣君正位
乃得建官命臣晉平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是其事如
孔說則似舊有命者嗣君皆須改命但平公於既葬卽
位後卽烝祭改命非正禮當然無愆卒不稱公子補
年傳所**其曰公子疆何也**曰無愆或說是烝又非公子
云是也**其曰公子疆何也**曰無愆或說是烝又非公子
注非也當云**先君之大夫也**夫公子不爲君故不爵命大
據俠不氏補曰先君之大夫者言疆爲大夫而氏以公子
乃先君之子也凡史書卒者皆在大夫位隱之大夫雖
在位而不爵命故史不書其氏而經因之但無愆氏爲
展俠亦非公之子皆可以不氏見其不命絜之氏則爲公
子公子者或爲今君之子或爲先君之子故旣爲絜於
今君之稱又爲絜於先君之大夫旣親且貴今君雖不命之
而爲大夫是爲先君之大夫旣親且貴今君雖不命之
史不得去其氏經亦因之也傳於此言之則明益師亦
同於彼發全經日不日之例於此說隱篇稱公子之義
互相明也然則疆與益師倘是今君之子固當去其公
子之氏而隱必無其事故知無愆俠必非公子單則爲
貶也若自隱篇而外唯溺一貶輦不復貶餘悉以公子
書先君之子今君之子初無二例莊二十二年傳稱公
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是則公子之貴不減大夫

故雖不爲大夫例所不卒者亦存其公子之號公子慙
非大夫公子結公子買公子偃等亦未必皆爲大夫又
陳公子禦寇未命爲大夫曹公子手莒公子不爲大夫皆在
無大夫之國此類皆稱公子而范謂公子不爲大夫則
不言公子倍經反傳後儒多用其語謬矣凡經傳中列
國言大夫者皆卿也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卿卽上
大夫故謂卿爲大夫天子亦以上大夫爲卿故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圍例時補曰常例言圍者皆
卒不爲圍也文烝案舊史圍皆月君子略書時

久國故謹而月之耳或解上文曰以兵守城曰圍疏曰此爲
卒不爲圍也文烝案舊史圍皆月君子略書時

不言圍邑此其言國何也

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
於餘丘不言圍也伐國不言

圍邑書其重也補曰公羊曰邑不言圍故何注據伐於
餘丘文范襲之非也末句本襄十二年傳得之此常例

久之也

宋以此冬國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
輪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

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國伐兼舉以明之補
日久之者言春秋以爲久也墨子經曰久彌異時也注

以重命愛財說不輪時義其說未備詩曰女心悲止征
夫歸止毛傳曰室家論時則思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

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伐不踰時**。

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戰不逐**。

補曰：言不越三月也。此說正禮明宋不踰時。戰不逐。

達左傳正義據此傳知行役聘問亦不踰時。戰不逐。

奔，補曰：司馬法曰：逐奔不誅，不填服。來服者不復填服。

誅謂殺戮，非特填壓之而已。填讀為殄，謂殄盡也。不

殄服猶言不殺降，作填者假借字耳。毛詩傳曰：填盡也。

爾雅曰：殄，盡也。集韻：殄，或作填。凡從真心，因論伐井及之

聲近而通。文烝案此言戰誅亦有仁心。因論伐井及之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制其牛馬，賊去

之後則可還。反樹木，斬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故其為

害重也。補曰：王念孫曰：注訓苞為制，非也。苞讀為俘，俘

取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

爾雅曰：俘，取也。漢書晉灼：劉德注曰：俘，取也。說文：俘，引

取也。或作抱。凡從包從孚之字，多以聲近而通。文烝案

詩采薇正義引穀梁作拘，字僖。四年疏亦言拘。人，民今

姑從王說。言斬樹木者，古者列樹以表道也。春秋說題

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依傳義也。注論害

之輕重，本鄭君釋廢疾見疏，其實亦不然。傳言斬壞謂

既俘毆又斬壞，故為重耳。古書釋名義之文多有此例。

爾雅釋儀儀與傳襄二十四年之文相出入其最著者矣此傳通釋經例即凡古之侵伐者如易言利用侵伐書言侵于之疆殺伐用張亦大率皆同所謂兵者民之殘於是見之趙匡陸渚駁之斯不然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左氏作淪

輸者墮也

補曰公羊同

載亦是也墮謂敗壞也又昭四年左傳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則輸與墮可互訓輸又與淪通朱子引秦詛楚文曰平之爲言以道成也杜預曰和而不盟曰變輸盟刺

訓公羊爾雅同以道者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春秋前魯即宣十五年傳云反義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與鄭平四

年鞏與宋伐鄭故來絕魯壞前平也補曰孔廣森曰蓋自鞏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成而不果若所謂

平莒及邾莒人不肯者故得以輸平言之歸輸於鄭人者起鄭人不肯也文烝案墮平當有兵事平例稱人故

來墮平亦稱人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隱行皆不致者明其當讓也補曰艾當云齊

地杜預曰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杜意隱無告廟歛至之

事史不書至此即大夫不爵命而不氏之比也范意似謂史書至而經去之經本不正其讓成志之文止可一見不當屢見則知注意非也又此注當移於後

秋七月

皆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他

冬宋人取長葛

前年冬圍至今乃得之上有伐鄭圍長葛

休日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范注本杜預杜

難於取文得為易者於圍文見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

久之也明補曰此與上傳久之合為一義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姊至此歸者待

之為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親逆例時不親

逆例月許慎曰姪姊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

案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姊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

不與嫡俱行故書范注本之凡姪姊從嫡而歸書嫡不

書姪姪叔姪為姪本不得書以不與伯姬俱歸故書此
後更無不與姪俱歸之事者或史文惟此一事實或君
子獨存此文將有其未不得錄其本也許慎十五
十之說與何休同何又云八歲備數也言姊又言媵者
姪從媵皆謂之媵與左右媵無異名江有汜之詩序
以爲美媵是也賈逵以爲書之者刺紀貴叔姬始未可
據注親逆例是也賈逵以爲書之者刺紀貴叔姬始未可
前此處無所取義宜刪去其不言逆何也據莊二十七
叔姬言逆補曰其事全異不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逆
得據也當云據言歸當言逆伯姬歸紀傳莊二十五
非卿補曰此二句與上二年伯姬歸紀傳莊二十五
伯姬歸紀傳皆同二年以不言使發義微謂君不親逆
無足道者謂使也此及莊二十五年以不言逆發義微
謂逆者非卿無足道者謂逆也莊二十五年兼為諸內
女見例即成九年伯姬歸宋逆者微之意皆是為媵而
不言逆之事此則為媵或本不須卿逆明三處之義
各不同也方苞曰有履綸之逆而後知叔姬之為媵是
謂二年言逆之文以別乎叔姬特存之說似可通其實
也非

滕侯卒滕侯無名

自無名非貶之補曰謂匿其名不通於外耳說在下

少曰世子長

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正長嫡然後有名爾黃勝侯用狄道也補曰少日君其非

長曰君不以名通於外故曰無名非謂不作名也孟子

稱滕文公為世子又稱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問孟子

趙岐據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其子元公宏疑其即

定公文公明勝世子實有名矣有名而不稱其名當時

滕用狄道以為尊世子此滕侯宣成篇滕子是也若不

正而為君者其初固曰公子某皆以名通信篇嬰齊之

執昭篇以原結虞母是也公羊釋秦伯卒以為秦

用夷禮匿嫡之名當是傳聞之誤而所云匿嫡之名正

可取證傳義原結虞母四君適皆不正似無可疑亦

容後來滕自舍其狄道春秋無文以別之耳此及宣篇

正而後日成篇正而日以後不皆日者滕之卒以前

不日後日為詳略皆從夷狄例不言正不正此宜十八

年傳之明文特勝之正不正則望文可知也不名皆不

葬者蓋君子以其狄道而削之注以長嫡釋正依傳

世子之文凡嫡子長庶之等或為世子通得包之

夏城中城為保民為之也

王制刺公不脩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補曰立城之始

意在保民脩舊可耳左傳子服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

於德范以安訓保今案國語注曰保民衆城小則益城

持也謂持守之說文曰城以盛民也如民衆而城小則益城

益城無極夫保民以德不補曰益城者舊有城而廓之

舊無城而營之皆是也上注言高下大小者疏引考工

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

是其高下也先儒據考工記天子城方九里推之以爲

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疏又引左傳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是其大小也雉者公羊及

戴禮韓詩說五堵而雉雉長四丈高一丈古凡城之志

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爲雉雉長三丈高一丈古凡城之志

皆譏也此發凡例施之於城內邑補曰譏者君子所取

脩舊補完有國常事非史所志非經所議也諸議城者惟冬城較可義在莊二十九年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聘例時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

八篇備焉其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

加書將命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並云諸侯歲相

問殷相聘鄭君曰殷中也孔廣森曰中如中一以上之

中謂甲聘丙又聘何休曰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

禮記卷之二十一

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傳例

凡言其者亦緩辭猶言之弟之兄何休曰公子不言之

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明故加之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四敵之稱人臣

以屬通禮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通所以遠別貴賤尊

君卑臣之義補曰屬謂弟兄之秩次通者自通達於他

國也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

臣諸父而臣昆弟范舉其概耳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

盡臣諸父昆弟是臣之親貴者殊別於凡庶補曰接於

舉其貴者也我謂接公也疏曰叔矜稱弟傳云賢也此

年稱弟傳云舉其貴者則稱弟有二義文烝案傳於段

佞夫謂之母弟又昭二十年傳曰其曰兄母兄也足明

五年

秋公伐邾

公羊曰母弟稱弟又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數語義最明白

公羊曰母弟稱弟又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數語義最明白

公羊曰母弟稱弟又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數語義最明白

公羊曰母弟稱弟又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數語義最明白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補曰書王聘義在後九年傳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

歸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

凡氏伯字上大大夫也補曰左傳有公卿之文明

亦上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

大夫而同一國尊天子之命補曰凡言伐者皆國也今以

行旅從非謂凡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

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

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

館猶懼不敬今乃執天子之使無禮莫大焉昭十二年

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爲

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

故變衛以戎之補曰疏曰麋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

因衛有戎邑故也范意或然文烝案自伐山戎以前戎

名皆不別此戎卽衛之戎邑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衛莊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賈逵曰

戎州見己氏之妻髮美彼時莊公在帝丘是帝丘北接

戎州也帝丘爲漢之東郡濮陽縣鄭志荅張逸問詩楚

宮云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而水經注引京相
璠云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音
卽衛之楚丘是帝丘西南接楚丘也詩稱升彼虛矣以
望楚矣虛者漕虛左傳作曹字是楚丘又接曹邑也漢
之濮陽今直隸大名府之開州也曹邑爲漢之白馬縣
今河南衛輝府之滑縣也開州之西南滑縣之東數十
里內乃楚丘所在隋嘗於濮陽置楚丘縣後改名衛南
縣今其廢縣在滑縣東六十里春秋楚丘約略在其處
也戎州者蓋南接帝丘而西南附屬楚丘同爲一邑凡
伯自魯聘還衛之戎州人攻而執之或未聘時奪之幣
而執之若爲直文當言衛伐凡伯于戎衛伐不可言也
戎伐猶可言也故變言戎伐而貶衛爲戎之義存焉故
傳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
既言戎伐故下變言于楚丘故傳又解之曰楚丘衛之
邑也言邑者對後文成時爲衛都言之亦明卽戎所屬
也杜預云楚丘乃左傳襄十年宋以歸猶愈乎執也以
曹國之楚丘乃左傳襄十年宋以歸猶愈乎執也以
享晉侯之地自漢志已失之矣以歸猶愈乎執也以
一國諱執言以歸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補曰孔
廣森引書序以箕子歸明以歸之文非甚賤辭以者不
以者也義在哀七年傳愈勝也此執猶云獲也在經則
執與獲異執考皆是以大執小以強執弱是非兼有之

獲之語意較執爲重不論其大小強弱皆以不與之辭
書但執不可通言獲而獲可通言執古人之爲文辭固
多通言以便文者故此傳以執爲獲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衛地補曰左傳以爲大丘也雖陽

有雉水字从

不期而會曰遇

補曰曲禮曰諸侯未及期

犬而音同垂

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行會

禮然則傳所謂不期有遇者志相得也

補曰重發傳者

二一是日期一是她期凡有所歸例時鄭邑實我取言取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

凡有所歸例時鄭邑實我取言取

實彼歸言歸皆史文之舊也月者爲下入日疏曰一解

以擅易天子田故謹而月之○撰異曰郕左氏作訪下

同案古枋柄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去其族惡擅

仿例皆同字

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易天子邑補

曰謂惡鄭伯也凡歸田邑之屬稱人者皆是卑者非大

夫此不稱鄭人明宛是大夫大夫當氏今直名不氏明

惡鄭伯而貶之猶云病公子所以

譏乎公也公羊以宛爲微者非也

公羊以宛爲微者非也

庚寅我入邴

徐邴曰入承鄭歸邴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補曰徐說得之此亦是直書其事

文承來歸則非卑者文也傳例書來者皆接公之文明得承上顯公矣崔子方曰見鄭伯雖來歸之而未定於

我待我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易田然後定也

日入惡入者也補曰謹日以惡之今首讀去聲字也惡

卑集傳釋義本李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

廉會通本補正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

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

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

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之地皆不合事

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

言湯沐公羊文言沐浴何休注各引許慎者五經異義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日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

之始禁侯嫌爵異故重發以明之舉此

辛亥宿男卒

補曰宿亦書日則日正不日宿微國也

明與

元年盟

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補曰男卒謂不名詳伯杞

地異所以不名者以其情疏而不親彼既赴我則但略記

其卒雖知其名不欲詳之也若然秦康公公共公亦未同

盟得書名者彼時秦與魯稍親故與桓公景公哀公惠

公異也自餘中國諸侯及吳越君亦多有未同盟而名

者皆以情親故也傳以盟是國之重事言同盟未同盟

足見諸國交好之合離當時思義之厚薄要是大概言

之不得膠執同盟二字據他經以難傳而實失傳意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朱序齊上王爵也瓦屋周地補曰杜

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葬則赴以名又於杞子卒發

例云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

不然則否此二條皆不可通於穀梁據雜記赴辭曰寡

君不祿則諸侯赴於諸侯未必名趙匡所疑是也凡不

名者蓋皆因史之舊宿粹杞不詳

者或魯不食或史以微國而略之

預曰齊侯尊宋使主會社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

是也此亦齊僖小伯之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十九

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不諸侯之參盟於

日補曰凡外盟史皆書日君子略之諸侯之參盟於

是始故謹而日之也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

也補曰曲禮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兩謂之離三謂之

參三以上皆為參王元然曰前猶兩國交盟今三國合

黨驕致列國同盟矣前此會盟各於誥誓不及五帝五

其竟今在王畿駟致翟泉抗盟矣誥誓不及五帝五

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誥誓而信自著補日

其遺文五帝之世道化消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補日

尚書大傳言六誓五誥謂甘誓湯誓大誓牧誓費誓秦

誓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雜誥也范言七誥蓋并梓材康

王之誥數之疏不數梓材數湯誥此枚氏古文新增之

篇若數湯誥又當數仲虺之誥當云八誥知疏說非矣

范數五帝大戴禮五帝德世本帝繫史記五帝本紀白

虎通說也白虎通數三皇於伏羲神農外有燧人或云

祝融鄭君中侯注依運斗樞易以女媧而軒轅少昊高

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某氏尚書傳序皇甫謚

帝王世紀則以犧農黃帝為三皇少昊至舜為五帝是

皆以五帝應有少昊今案五帝德乃夫子答宰我語也

容違異魯語展禽曰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類
項能脩之中閒不言少昊祭法亦同則五帝無少昊甚
明又檢大戴禮帝繫及晉語黃帝之子有勗青陽先儒
說己姓之青陽卽少皞清名擊亦作質爲帝勗金天氏
者也姬姓之青陽卽元厲降居泝水爲諸侯也或恐
青陽唯一人後稱少皞金天氏而實不爲帝歟逸周書
嘗麥曰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而山盟詛不及三王
海經稱少昊之國先儒亦頗疑之
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
有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補曰曲禮曰泄牲曰
盟鄭君曰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左傳曰盟諸侯聞詛
諸五父之衢杜預曰詛以禍福之言相要陽虎盟季桓
子又盟公及三桓盟國人皆盟而後詛先儒以爲詛小
於盟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也凡盟書所以告上下
庶神詛亦告神事略相類注夏后三句并下齊桓二句
皆昭四年左傳文彼文夏后作夏啟會作誓又云成有
岐陽之蒐康有鄠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周禮有司
盟之官邦國有疑會同則用盟又有詛法其文屢見毛
詩傳據之許慎異義及鄭君並據之謂當從左氏說於
禮得盟今案傳云不及三王三王禹湯文武也或欲通
此傳於周禮謂司盟起周公周公制禮正是王制不得
謂在三王之外左氏所論但據時事謂爲周法實屬可

疑竊意今之周禮未必無周公舊制而晚周改作漢初
采集皆當有之先儒之辯論多矣而趙匡言盟誓不必
在周季世皆有之聖人豈先立此官張子言周禮盟詛
之屬必非周公之意所見皆尤確也若夫觀禮設方明
以依神本不言盟國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于岐陽與
左傳椒舉言蒐顯然不同而內外傳展禽之言或云成
王勞周公大公而賜之盟或云王之命之日質之以犧牲
痛謂皆未可據也夫自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
咸潰齊盟顛頊受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其後苗民弗
靈詛盟罔信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三王脩堯舜
之道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禮無盟詛末世有黎苗
之德不徵於人而徵於鬼故幽王爲大室之盟而小雅
言屢盟**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晉文齊桓有召
出詛矣**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晉文齊桓有召
侯率服不質任也補曰質贅也說文解贅字曰以物質
錢解質字曰以物相贅此猶今人之抵押也據左傳春
秋之初有交質子至二伯乃不用與上句不及同意周
代唯有二伯合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爲五伯凡言
周有五伯者蓋非古義應劭風俗通及趙鵬飛家鉉翁
趙汭辯之明矣詰誓交質子因論盟詛并及之以參盟
甚於特盟經特謹日故於此發傳荀子書有此三句正
述傳文孔穎達於晉古文書大禹謨正義以此文爲妄

且謂穀梁傳漢初始作其誣甚矣

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

補曰重發傳者衛桓葬緩此三月而葬速謙異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包來宋邑○撰異曰包左氏來紀邑○撰異曰包左氏

作浮聲近字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公稱人衆辭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勲公故也補

曰言公及大夫謂既言公又言大夫氏名也莒本無大夫此論經盟會通例耳非謂盟者非公莒得有氏名也夫與外特盟以其無大夫故從以公會人之例不從齊高侯之例稱氏名而沒公也稱氏名不可稱人則可者當如注衆辭義又以人是微者微者不嫌敵公猶周公制禮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士去君遠不嫌其僭也君與羣臣燕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使宰夫爲獻主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皆以位卑不嫌其偏也杜預亦有見於此而孫覺嘗論之

螟

冬十有二月無佻卒無佻之名

補曰謂直名不氏

未有聞焉

未聞者不

知為是隱之不爵大夫為是有罪貶去氏族穀梁子不
受之於師故曰未有聞焉補曰非不受之於師師已疑
之如下或曰隱不爵大夫也卒是或說曰故貶之也無
所云

該帥師入極是補曰疏曰後或曰是也不日則惡可知
矣文添案如前說則本不當稱氏如後說則本當稱氏

貶去之耳傳於入極已發貶義不定從後說者蓋以無
核非公子即不貶亦當不氏與益師及彊不同故以隱

不爵之義列於前序經意依違之也貶義已見當從前
說其惡則自於不日見之王引之曰說字蓋衍文故字

亦衍文蓋涉上
四年傳而衍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
南季天子之上大夫

姓者經有王季子來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所以別
故別之也補曰注非也姬姜等是姓祭尹武凡南等是

采邑即是氏姓凡氏皆姓也氏姓與桓二年字諡意略
同惠棟以為南季者文王子南季載之後也白虎通引

詩傳文王十子未曰南季載南與周公之周及諸叔管
蔡曹成霍康皆地名也左傳列女傳謂之昭季史記作

冉季南昭冉三字並同史公謂冉季載後世無所見未
之考耳文添案國語富辰曰昭由鄭姬蓋昭由娶鄭女

而也又當在此後數十年間也注言季字也季字者

上大夫其實或上或中無以言之也父翁傳也男子

夫不以名通也補曰元年傳曰儀字也此傳曰季字也

之美稱也以釋某父之爲字也此傳曰季字也

仲叔季之亦爲字也周人稱字之法見儀禮記儀禮

士冠禮賓字冠者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禮記禮

弓曰幼名冠字冠者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禮記禮

謂如宋孔甫及孔子爲尼甫之類賈公道也鄭君解某甫

禮緯質家積仲文家積叔兄弟不止四人則唯未者稱

季但買謂周於二十造字時權稱伯仲其實未呼至五

十乃加而呼之若孔子始冠但字尼甫至五十乃稱仲

尼是也孔謂二十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

則捨其某字直呼伯仲二說不同朱子疑孔說爲是段

玉裁從賈說以爲伯仲叔季定於天冠時必連舉之而

不以爲五十前之常稱但稱某甫至五十乃稱伯某甫

又曰某甫者儀禮記公羊注所謂且字也且者承藉

於下之辭凡冠而字祇有一字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

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

某甫是稱其且字且字之說儀禮記注各四見公羊

注三見士喪父某甫士虞皇祖某甫少牢皇祖伯某曲

禮天王某甫雜記陽童某甫四某甫一某皆爲且字檀

弓尼甫爲且字桓四年宰渠伯糾糾爲且字宣十五年

王札子札爲冠且字定四年劉卷卷爲且字文烝案賈
孔二說各有理段氏解且字亦極詳明何休注解伯糾
可從解札卷皆不可從總之古之制禮二十而冠四十
而仕五十而爵位隨年異稱謂斯殊迨周衰禮變多
有未五十四而爵位隨年異稱謂斯殊迨周衰禮變多
悉準舊時期限事必不然也且春秋諸文如邦儀父如
宋之孔父則稱某父如祭伯凡伯南季任叔榮叔祭叔
毛伯召伯王季子如蔡叔許叔蔡季紀季蕭叔如內之
單伯夷伯公子季友公弟叔齊鄭之祭仲陳之叔原
仲則又直稱伯仲叔季如渠伯糾叔服則又直稱父稱伯某叔
某如宋之山則又直稱某如家父則又直稱父詩有程
伯休父國語有樊仲山父左傳有內史叔與父連稱伯
某父仲某父叔某父經則無所見又經文宋子哀爲疑
義而王人子突則何休鄭君皆以爲字書傳中以字繫
子者亦多凡此六科參差岐異今說經傳但通其可通
者未敢妄生枝蔓矣又據經及他書似凡伯召伯毛伯
及單伯皆世稱伯任叔榮叔皆世稱叔南聘問也補曰
季世稱季家父世稱父亦未知何說也聘問也聘與
問對文則大聘曰聘小聘曰問其實聘亦聘諸侯非正
是存問之義爾雅荀子毛詩傳皆同也聘諸侯非正
也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規以除邦國之慝開問
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

稅之法祭祀田獵之文此類頗為乖異自餘則可取證者多也古書莫詳核於周禮莫博麗於左傳國語學者慎擇之而已凡朝聘之道多端此傳曰聘諸侯非正也後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足明諸侯朝聘於王及其自相聘俱是正矣蕭穎士曰於穀梁師其簡當於此類觀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補曰大雨水而震電也雨依今音讀日以往書金縢言天大雷電以風天乃雨反風春

秋不言天不敢斥尊也地震則言之尊親之義震雷

也電霆也

漢常武言雷霆震雷一月之交言震電采芒雲

電不別許叔重造說文始分析言之曰雷陰陽薄動生

物者也霆露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電陰陽激耀也

震劈歷振物者許意統言之謂之霆自其光耀言之謂之電王

引之曰疏云電即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分電霆為

二非也古言霆有二義一為霹靂之別名爾雅云疾雷為霆是也一為房語皆以霆為電則謂電為霆西漢猶有此語文烝案淮南子曰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亦謂電為霆又曰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

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大唐郊祀錄太平御覽並引陰陽相薄三句以爲穀梁傳而郊祀錄作電字注曰禎語子此傳逸文子謂此非逸文蓋王涇及編御覽者誤記或誤據他類書否則當爲穀梁外傳穀梁章句等書中語與新語說苑漢書白虎通後漢書注所引同

庚辰大雨雪

補曰孔穎達曰不直書大雪與大水異者水

而下故言大雨

志疏數也補曰疏日謂災有遠近也

案爾雅曰數疾也廣雅曰疏遲也高誘淮南子注並同

此以數而謹日下申言之劉向奏論日食日異有小大

而聖人所以舒疾緩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

謹而日之也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

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

而將爲害也補曰墨子經說曰閒謂夾者也變猶異也

災異之事陰陽而巳傳特揭之爲諸災異括例錯亂也

史於二事錄日當亦如傳所說而傳則唯論經也劉子

政推陰陽之占明篡弒之兆孔廣森申之曰易中孚傳
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
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蓋輦駟蹇將弒君
徵也陽氣既不以時出八日之閒陰氣又旋脅之而成
雪盛陰厲甚臣有作威之象也孔又引惠士奇曰吳孫
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兩日之
閒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
一日之中亮竟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弒之與隱
公同占也文烝竊謂惠孔所言足裨劉義但此等之學
未審傳意如何案傳於蠅生曰非稅畝之災也又於梁
山崩稱輦者之言曰天有山崩之災又於宋衛陳鄭災稱
親素稿紳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又於宋衛陳鄭災稱
子產之言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
也自餘諸災異皆不言某災由某事所致亦不言某異
為某事之兆觀傳所言與其於天意宜有堯舜有國家者
兢兢於人事而不為替史某日有災之說蓋春秋之教本
之此故曰子不語怪神子罕言命又曰夫子之言天道
不可得聞而及其言天則曰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夫何言哉簡而易切近如此而已鄭君說論語天
為七政變動之占而荀子引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准
南子曰孔子作為春秋不道鬼神史記天官書曰孔子

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重規疊矩相爲發明是則天文
五行諸占有其說而不說之驗也高閔引商書高宗惟
雉之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言其吉凶禍福惟
正厥事明春秋之旨亦不異也穀梁子爲經作傳悉本
夫子之意公羊異流而同源故其傳自蝶生以外皆直
日記災記異別無他說與穀梁正同若左傳則雜采當
時之言而意無專主自是史家之學異乎孔門所傳孔
穎達詩小雅及左傳正義說士文伯論日食曰神道可
以助教不可專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
言若有所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此讀左
傳者所不可不知矣自漢孝武時董仲舒說公羊於災
異百餘事一推言其應而何休繼之劉向治穀梁傳
以洪範其說時有出入劉歆又自以其意附合左氏今
見於漢書五行志者頗蕪岐誤大約如史通內外篇所
譏范解多采劉向語佐以他書擇之頗嚴說皆近理愚
復略有稱引附見其闕聊以蒐取舊聞志其大者遠者
或亦不肯傳意**雨月志正也**雨得其時則月補曰疏曰
而終未敢信也**案傳明雨得正則不日上大雨爲霖審矣霖自癸酉始**
至庚辰而轉爲雪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
狂厥罰恆雨說曰上媿下暴
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

俠卒

○撰異曰俠左氏作挾俠者所俠也

補曰疏曰徐

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今范亦云所其氏則所者是

俠之氏族麋信以爲所非氏所謂斥也文烝案麋氏之

意所者斥言爲某氏之辭猶言某俠也疑麋說是莊三

年解溺爲公子溺是魯八相傳云爾俠別有氏魯人失

之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曰俠不命爲大夫謂直名不氏也

隱不爵命故雖居大夫位書卒而不氏足明無該亦同

矣不爵命而不氏與列國卑者以國氏略相類諸小國

無命大夫者欲目其人則直名亦其比也桓與隱異而

柔亦不氏者柔出會時未命非終不命若書其卒則必

氏也公子慙滅孫純非大夫得氏者公子之重視大夫

純之祖父又本世大夫又皆例所不卒以出奔特書故

夏城

○取魯邑補曰方苞曰據左傳元年費伯已帥師城

舊有城而

益城之證

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四時不具不成年也補曰不於六年發傳者傳

及左傳皆周人書其體例無所拘限桓元年又多二句公羊曰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何休曰過歷也歷一

時無事則書其始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也補曰近齊○

會者外爲主焉

爾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華戎異故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

見篡弒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補曰往月例在定八年傳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世貶之補曰此本公羊何焯曰

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敗例日與不日皆與戰同菅宋地

內不言戰補

別內於外故不言戰而以戰爲舉其大者也戰然後敗敗文此蓋經改舊史以立例

戰補曰明內所以不言戰也大猶重也敗重於戰言敗則戰可知故舉重而書可損去舊文也此事與莊十一

年同書日義於彼傳發之

辛未取郕

補曰孔廣森曰郕本郕子國宋滅郕有其地今爲魯取

辛巳取防

補曰於

二防邑近齊者爲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

據僖三十二年伐郕取訾

東防此爲西防

樓不日補曰凡內取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

邑史皆曰君子略之

故謹而日之也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

猶因也胡瑗以爲十一日之閒取其二邑不日則其實

不明程端學引陳岳說甚謬取二邑唐石經磨改作又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

凡書取國皆滅也變滅

之殺之用之刺之凡句未言之者皆緩辭例與日有食之亦同也何休曰不月者移惡上三國何非也既不

滅則從伐例故略之。○異曰載本或作戴左氏作戴
唐石經左氏磨改及音義亦作戴案釋名載戴也戴載
也孔穎達曰地理志云梁國菑縣故菑國古菑載聲相
近故鄭詩箋讀倣載爲熾菑文烝案載國字說文字林
皆作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三國伐
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
代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共取之補曰注言四國共
取不可通也因人之力而易取之者解經言取之也主
其事者謂取之之上加言伐也因人之力所以爲易取
者易辭取之云者因人力而易取之之辭因人易取是
爲蒙上之文不爲特主其事今加言伐明欲爲主事之
文也加伐所以爲主事者如三國言伐載而鄭伯言取
載與徐人取舒同文則三國爲主事鄭伯亦爲主事直
言取之但爲蒙上不爲主事今言伐取之則是既爲蒙
上又爲主事也必主之者鄭伯因人之力全無仁心反
得託兼弱攻昧之義罪甚三國不正其如此故三國既
主之鄭伯又主之也不蒙乎上無以著其因人之實不
主其事無以見因人之爲不正是故戰不言伐圍不言
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而取特言伐焉所謂其義則圍
竊取之者也如此之屬必是改舊史之文也家鉉翁曰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此春秋初年用

法之意也若鄭莊宋
虜者可以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撰異曰郕入者內弗受也

日入惡入者也
補曰重發傳者前日入郕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補曰朝者白虎通謂用朝時見也傳曰諸侯相見曰朝何

休日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曰十
是盈數更以奇從盈故言有欲見一者非十中之物也

孔穎達引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事謂巡守崩葬兵革之事補曰周禮

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
般相聘也世相朝也

大戴禮朝事儀曰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也
禮也者猶體也

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
祭義仲尼燕居並以爲履鄉飲酒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王制曰考禮正刑一德以

尊于天子朝事儀曰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左
傳曰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又朝事儀曰諸侯

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旆施其
樊纓從其武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
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

廟受北面拜規君親致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脩而不荒也

諸侯來朝時正也

朝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

植言同時

也

植言謂別言也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累數

皆至也

累數總言之也若陳侯來朝則先受

之劉敞葉夢得等以爲旅見非也○陳則通曰來朝皆

小國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鄭人曰曹畏宋邾畏

魯也宋人曰滕薛邾吾役也晉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

皆齊故也不寧惟是縉畏邾也杞畏莒也紀畏齊也郟

畏宋也邾畏吳也穀鄧畏楚也介葛牟畏東夷也春秋

錄之悲其無以自存依人以爲安亦幸其猶未也春

秋之末諸姬垂盡視昔日來朝者獨有區區之滕耳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鄭地○撰異曰左氏無五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補曰劉敞曰伐宋敗宋

古音皆同後如曲池國蛇之類放此

祁黎左經與此同傳作祁案時來祁黎

隱之所以弑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
四竟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不在顧與而在蕭牆也○撰異曰詳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補曰內君薨皆不名者國所獨尊

閔不葬并不見諡故史家之學別有世本譜謀之書矣

左傳固史學而此類則從略故隱桓閔文宣成襄哀之

名亦皆公薨不地故也之法備用王禮王無弑時史無

書道故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

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觀於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

杼則足以明體例之異焉君子作春秋以當王法因其

舊制更立新例弑逆大禍則不忍地本不地者乃又不

日觀其有異文知其有變故矣鄭玉曰常事直書義自
見大事變文義始明方苞曰春秋之特文皆所以發疑
事雖變而義非隱無所用特文也惟事變而義隱然後
特文以揭之文異然後疑生然後義見范言路寢
之比者以桓公隱之不忍地也隱猶痛也補曰何休曰
在外則地也公於前後略見之傳似此者多矣以內之大事言之如文

姜齊襄之殺桓公哀美慶父之賊般閔季子之討慶父
宣公仲遂之殺惡視意如之出昭公陽虎之竊國實左
氏載其事甚詳公羊亦明述其事獨此傳於經各當文
下既不一言其發傳於他處者亦皆隱約其辭而無紀
錄事迹之語若此者何也傳之釋經主於明義義明則
止也經文書法簡婉深微其實經之當文及前後文未
嘗無以見之故傳亦於當文前後文明其義所見而止
不復敘述事也全傳十一卷義最核密而文或簡略
季子之鳩叔牙叔彭生之死歸父之遣與夫宋宣穆之
讓國虜閔之被弑孔父仇牧之死難齊豎刀易牙之爭權達
濤塗之誤齊桓晉荀息之死難齊豎刀易牙之爭權達
丑父之殺君陳乞之迎陽生衛叔武之被殺甯殖之命
子鄭莜高之犒秦師楚莊王之救鄭靈王之經死左氏
公羊皆有明文傳絕無之又公羊載曹子之劫齊桓孔
子之行乎季孫曹驪之謙君齊高子之城魯傳亦絕無
之又公羊解經有衛石蹈鄭高克楚子玉得臣晉先軫
曹公子喜時等姓氏名字傳皆不具夫此數十事者公
羊高尙能得之於師則穀梁子尤當知之今皆隱約其
辭或沒而不說是其好從簡略矣然則內事如獲呂挈
敗鹹叔胥卒叔倪卒至自頰谷外事如滅夏陽盟召陵
盟葵丘殺里克滅黃戰泓敗穀殺陽處父弑夷皋殺泄
冶戰鞏盟爰婁梁山崩朱災伯姬卒殺慶封宋衛陳鄭

從弑買咥乾侯職伯舉入楚歸服會黃池此二十七傳
 者何以述事獨詳蓋作書時意有所到偶然詳之或以
 當時習知其事習聞其義因備述於傳如滅夏陽一條
 則戰國策魏謂趙王論晉人伐魏之事春秋罪虞之義
 可相證也桓譚謂穀梁之書殘略多所遺失其不言葬
 是謂傳所不載者並是不知其事豈其然乎
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補曰此內外所以罪下也責
 子也補曰公羊曰以為無臣子也又曰子沈子曰葬生
 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
 也
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自無正謂不自正為君公羊
 曰隱將護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此傳以為不自正明
 讓桓是不正之事君子取義如此也或疑十年中正月
 適無事日食適是國誤故得移入朔改正為二又朝
 聘會遇觀魚輸平等適皆在時例耳否則亦必有正十
 年中或有竟春無事者又必有正義隨文變無意無必
 今已無正故經因就無正起正義隨文變無意無必
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補曰正隱謂正隱之為
 元年之正又取正隱之義傳與元年傳謹始之意相因
 相足見經義之深遠也劉向說苑曰春秋之義有正春

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
始謂隱元年也案隱二年入向入極三年日食四年伐
鄭五年螟六年輪平七年伐邾八年入礪螟九年震電
大雪十年伐宋敗宋取郟取防十一年入許此皆兵戎
災異之事而皆在無正之歲元年有正則悉無之故曰
有正春者無亂秋也隱不自正爲君故身弑而統絕正
其爲君則能終享其國子孫保之故曰有正君者無危
國也此爲建本立始開卷之首義蓋穀梁家相承之說
而公羊學者因之遂
謂春秋有五始矣

隱補注二終

大千三百廿九字
小萬六千二百五十七字
眉注卅八字